北游録

北游録 紀聞

鹽官談遷孺木著

八旗

五代史契丹初嘗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統八部今清制亦如之入燕之後以漢人盡歸之外城其漢人投旗者不録也分隸内城正黄旗則轄正陽門德勝門鑲黄旗則轄東直門西直正藍旗則轄宣武門元順承門鑲藍旗則轄崇文門元海岱門正紅旗則轄德勝門鑲紅旗則轄阜城門元平則門正白旗則轄朝陽門元齊化門鑲白旗則轄安定門各旗下無論貴

賦各給田若干收其祖不復給餉

△朝宗系

太祖武皇帝△△△△

紅把兔 太祖長子先隸以撫順称兵見殺

昂把兔 貝勒

貢疙疸 貝勒

太宗文皇帝△△

塔疙疸 英王國語把青普王

湯鵝太 備攻王國語墨勒根王

子壯大哥

子二姚塔 少塔

子偏阿

子二台吉趙公 宿王

順治皇帝

子雅勒

阿吉哥 豫王國語

鼠兒哈赤 太祖△太僕寺卿黃熙胤舉酒

長安明貝勒 科萬桂 刑科 科表懋功 工科

尖山

吉河

狡兒兔哈赤 太祖季弟國語烏金王

太祖婿

王哈赤 貝勒王世忠之親支

李永芳

首事

建人初起事同輩三十七八並魁偉絶倫用勁弓長數尺矢如椽鷙悍好殺所屠邊人十之八至天聰崇德間始漸歛其戢先是國人日泰潛入中國習書二年而出因製滿洲字若干兼習蒙古字

內院寫滿字其人頗家聲名翰林稱相公帽不須日文院饌其列銜學士等官始支俸

修史

修。文月給詞臣八緍編纂六朝章奏月五緍修明

史月三歸明文成止編年范文程閏二十一史謂編
年未盡仍另撰編年纂章奏月呈　太僕寺卿黃熙胤
祭酒　朝太宗實錄科高桂刑科袁懋功工
科姜意實在和其詞亦避去大明皇帝自稱敵國小
國以我邊臣肆之不上　又載討救袁崇煥事頗詳

滿官

滿官止七品無正從文武互轉有過則免官而本秩
自在無降罰京堂俱一滿一漢印隸滿官　如遺祀郊
廟俱滿官他不得預

朝饗

朝朔每月之五日不論朔望亦名曰寔朝常御殿也
惟元旦大慶或一臨御內院在　殿之左駕或不時
至詞臣入直非召見不出
朝賀賜宴三品以上銅盤置大胾牛羊豕之腸胃不
之道也四品以下木盤具餅餌精甚
旂下降官日趨再點三品上紅四品綠頂凡太宴執
役每二人舁一木盤分割豬肉散之
癸巳正月朔昧爽　上堂祭ムムム百官候午門外有
項吏部侍先尚書侍郎內院學士詹事都察院左副
都御史知理太常太僕寺卿國子祭酒各科都給事

中掌河南道京畿道御史會東廟移時御殿諸王各
官朝賀訖大宴且退又傳前諸臣暫止午門內尚書
吏部高尔儼禮部胡世安兵部金之俊刑部李化熙
侍郎吏部孫承澤成克鞏戶部王永吉趙繼鼎禮部
張端呂崇烈兵部張鼎延刑部孟明輔工部劉昌學
士劉正宗魏天賞詹事薛所蘊左副都御史傅景星
大理寺卿王邦柱太常寺卿段國璋太僕寺卿黃熙
胤祭酒李奭棠都給事中吏科魏象樞戶科楊璜禮
科高桂刑科袁懋功工科劉顯績掌河南道御史朱
鼎延京畿道御史吳達候內院大學士六人至引入

序列立殿下左旗　上御靈輦自殿側東門出黄蓋曲柄二金爐導御太和殿内大人二傳諸臣入各手攜坐墊升自左階歷太和中和二殿至位育宮前東侍大學士范文程先入傳賜序坐文程又傳問各年貫官職轉奏訖于是進御几〻蒙袱飾以金寶去袱俱黄金器命諸臣饌銀器米長粒甘香不知所產進満洲舞凡二三十人北面立衣文豹者持彩箕一背畫虎頭最西一人步前而歌箕人齊以杖拉其背戞戞有聲作磬折狀似太常武舞用干者又步前衣貂錦衣項金帶者四人結隊舞低昂進退有度一隊畢

輒更一隊四史隊乃已又進魚皮舞魚支部樂也舞
亦四人旁四人佐以琵琶胡琴又進高麗人斛斗之
戲　上大懽笑又進關東樂從以教坊司樂每奏技
文程傳諭此某部伎也　又使人演雜劇編酌金能儔
暮徹席賜諸臣携回
元至正九年宴上京凡預宴必麗鞍飾繡畬馬宴見
王文忠集中　朝門下馬牌令石刻

滿製

遼史太宗德光入晉之後皇帝與南班漢官用漢服
太后與北班契丹臣僚用國服其漢服即五代晉之
遺制也帝袞冕祭祀宗廟遣上將出征飲至踐祚加

元服乾亨以後雖北面三品以上亦用漢服重熙以後大禮並漢服矣皇太子親王諸王俱遠游冠三梁制稍別金史太宗皇統元年始御袞冕章宗明昌三年四月壬寅朔令宣聖廟釋奠三獻官并執事與身者並法服倍　學官公服學生儒服元史禮志裁冕服令順治二年閏六月朔定官民服飾公起花金帽頂上銜大紅寶石嵌東珠三帶用蒨玉板四塊圍以金內鑲一綠松子石一品侯伯同帽頂如上嵌東珠一帶用方玉板金鑲之一紅寶石二品帽頂紅寶石

嵌小紅寶石帶用花金圓板四鑲紅寶石一三品帽頂銜一大紅寶石中嵌小藍寶石帶止花金圓板四品帽頂銜藍寶石中嵌藍小寶石帶花金員板銀鑲邊五品帽頂銜水晶一嵌小藍寶石一帶素金員板四銀鑲邊六品帽頂止銜水晶一帶玳瑁板四銀鑲邊七品頂嵌小藍寶石一帶素銀板四八品花金頂帶明羊角員板四銀鑲九品雜職同花銀頂帶烏角員板四銀鑲貢士金雀頂高二寸帶同八品青袍藍緣披領同諸生銀雀頂帶同九品藍袍青緣披領用吏民烏角葫蘆頂衣及領純青

命婦如其夫之服亦同姑帽披領窄袖褂製長可拂
地辮髮周環雜寶飾
朝衣上下兩截其下幅摺折不拘數如貂裘另緣以
皮針工案曰方就
江南有滿洲巾其製不知所自按明初崑山郭翼戴
仲有完顏巾歌云完顏巾金家道人所製寄鐵崖
先生楊維楨先生賦長歌以謝來余同作註云金人之
常服四帶巾盤領衣烏皮靴其束帶曰吐鶻玉為上
巾之制以皂羅若紗為之上結方頂折垂于後頂之
下際兩角各綴方羅徑二寸許方羅之下各附帶長

六七寸當橫額之上或為一縮襻積貴顯者于方頂循十字縫飾以珠其中必貫以大者謂之頂珠帶旁各絡珠結綬長半帶垂之其衣多白其從春水之服則多鶻捕鵝雜花卉之飾從秋山之服則以熊鹿山林為文其長中骭取便于騎也

天子親王郡王左右曰蝦曰白現帽上俱孔雀翎其翎文三錢形曰國公（貝子同）兩錢形則固山額真其文僅一錢則梅勒哈刺也雖六卿邀席其人尚少壯不過四旬俱蒙旂下所生子女聽上選配或聽親王並不敢自主滿人相見不揖第舉手右抱頰女對客垂

右手則娼女亦引右手于面以為禮西夷娼女棄髮而垂于肩不如滿洲妍麗也

聯宗

近時凡文武科第姓同者無論殊方遐域輒聯宗敘叔姪兄弟總漕尚書王文奎縣貴附族甚衆俄改姓沈又諸沈附之向之諸王又背盟宗戚之門也唐李義府為中書令自言本出趙郡始與諸李敘昭穆而無賴之徒苟合藉其權勢拜為兄叔者甚衆給事中李　初亦與同譜敘昭穆及義甫出為　刺史遂即除削義甫聞而銜之及後相乃令人誣構其罪

竟下獄自殺

乙未學士陰胡兆龍主禮闈紹興有氏[士]胡氏九人嘗于藍錄書及學士因例避不得預試文以為嘆

離婚

胡兆龍父佐書鈐曹邑人丁某亦同事相善胡聘其女乙酉兆龍舉京試以丁氏南阻更聘徐氏女忠鈐史所學善也亡何成進士劉大司馬 餘祐 孫守其女且曰即丁氏來不妨並耦也因繞徐氏徐揭其事胡報以職語逆浙東下丁女物欲其父官江西 縣丞已胡奉使頒詔至張 工竭不納楼宋江夏馮 京當世

自鄉舉禮部至廷試皆第一時猶未髭張堯佐方負宮掖勢欲妻以女擁至其家束以金帶曰此上意也頃之宮中持酒殽出奩具目示之京笑不視力辭出又金通州費步冲春二年進士劉箸欲以妹妻之步冲辭不就曰富貴當自致之

白塔

皇城西苑萬歲山上相傳遼太后蕭氏梳粧臺今殿側于順治　以西僧言建白塔三層其形如瓶趺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二月壬戌江淮總攝楊璉真加言以宋宮室為塔一為寺五已成詔以水陸地百

五十兩養之又二十八年五月丁巳建白塔二各高一丈二尺以居咒師朶四的性吉等七人事先後適合如此第楊璉白塔在臨安壓勝亡宋非若今之禁苑也

保債

順治初滿人橐溢長安新定謂其具易與狌狌告貸須一人預券如百金例餽五緡月徵子錢不爽時刻少有遲則移坐預券者詬尋及之宛平陸萬丙戌進士選庶常除國史院檢討需預券失期道上被執裸剝于家竟免官蕭邑邑不樂游大同適姜瓌之變死

馬文學士潛江　劉肇國便藤河道遇猪市滿人據前往其面突入部舍毋妻震恐肇國坐廢家因以破又弘文院編修宜興陳于鼎爲姑蘇申氏預券方修史于玉芝宮毆撻刑部責之懸三日命杖二十官免朝士預券非代償則株累叵測如此按元太宗窩闊台十二年以官民貸回鶻金償官者歲加倍名羊羔息其害爲甚詔以官物代還仍命凡假貸歲久惟子本相侔而止著爲令

郭應忠

戊子四月先是宣府赤城衛材官郭應忠所善防守

秦人張某以女字其子張氏家貧屢欲女還秦應忠不許曰吾亡子侍女而瞑若去從徐來可也婿挈女夜遁爲平所執婿逕別約來迎誓不他要女足不出閫既久之應忠欲另遣其女備書以遺女令應忠請之讀至不復來更嫁女女大失望立瘋疾日狂走市中亡何應忠亦瘋疾服先朝衣冠跨座脊云城隍神來也其家各兩防之四月某夜應忠忽舞刀云殺一狐媳奪刀就中背自胥遂出應忠竟斬其女提首呼市中曰我殺狐矣守備道卒縛之入門則宿疾脫然大哭其女曰我殺狐非女也守備以呈兵使者俱素知其人寘不問應忠殯女柩陳臥側日扣木魚誦經焉

初城中夜聞噪聲不解其自第三夕有應患之事

生日

西洋人生日不論本誕節氣如萬壽日生其日無定期凡正月遇節即是也

滿人無生日以春草芽枯為度

清朝初掠漢人揚　原諸生也云習天文遂官欽天監名畢車器

辮髮

甲申五月三日攝政王入京　下令辮髮六月

日許官民服髮如故乙酉六月淄川孫之獬李若琳各上章請辮髮如國俗之獬言臣妻女並辮髮遂拜兵部右侍郎後晏去為土寇所執土寇詈之曰爾貪一官辮天下之髮我當種爾髮雖具頭插髮數莖瓦疹

驅疹

滿人不出疹自入長安出疹而殆始謂漢人染之也於是民間以疹聞立逐出都城二十里而都城外俱滿洲賜莊彼寠人乎安所適乎多茹泪棄嬰道側或瘞一室不能單外至斃其子女見聞交痛栗江末巷商某捐錢三十萬助遣自攝政王以其令捐 弛疹家

報兵馬司即引繩度隣右八十步繩以内官吏俱不許入署都民始安乙未春仍逐疹如前以駕在南海子遂禁入南出

爭道

八旂下斷養挽車策騎值朝紳不避稍一雖何迎與詬侮或致各從呼導之声以博笑或搴帷日是誰家姬子陳少宰名夏語尚書曾令滿漢人值朝臣皆旁行遠避犯者送部朴責而不能行也給事中林起龍至爭道受鞭攝政王禁諭令少戢矣

鉄券

成國公朱純臣從于鶴菴　以厶朝定功臣封爵製鉄券遂上先朝賜券而匪獨朱氏也凡舊勲皆徼進猶忻城伯趙之龍以鄉土懸隔求之納

樂章

順治三年禮部尚書李若琳請改定郊廟樂章于是内院及詞臣改定但屬辭不論律呂也

計典

丙戌部院始大計群吏掾撫按所揭以黜陟臺省欲循故事糾入滿人不欲也陳名夏力主之臺省拾遺奏上多被反坐

乙丑大計鑒前事雖糾捻亦僅二耳

禁囂

京師傭販肩裝者各高呼待售戊子攝政王俄聞外城囂声而疑之遣騎馳捕絕無有也自是肩傭攝息第搖鈴為號凡二年復故

輿導

初諸大臣乘輿呵雙藤攤箑丙戌戒輿藤惟攤箑丁亥禁箑背燭籠題銜乙丑滿官呵導伍伯一人肩雙藤也許箑背題銜無滿漢書燭籠亦然壬辰冬既乘輿呵雙藤然布騎不盡下停鑣旁趨以為常

脫籍

隸於旂下名受所轄雖官中外列三九一謝事歸旂耽役本轄子女不得避也沈文奎近贖出蓋寬例前此萬不能得

墨封

內院諸公封條俱墨筆以票旨硃筆避尊也按先朝無此例且外而九列下至斗食之吏皆硃批獨不僭上字

國俗

滿洲婦所攜器物俱首戴如食案酒缶昂首掉臂略

不傾仄

酥酒是羊髓所成每三月編行賜廷臣以雞水而淡氣糟易醉滿洲家釀人參酒為佳奈有酥素之茶純用芝蔴

款客撤一席又進一席貴其疊也豚始生即予直決月炙食之英王在時嘗宴諸將可二百席豚雞鵝各一器撤去進犬豕俱盡始行酒

滿人極敬母又善事執友長輩命坐而坐命食而食然不好居積厚利重祿幸隨手盡費奢極麗垂槖而止喪必大葬生前玩好美珠重錦焚于靈右不惜也

順治二年十月朔頒曆式

御覽曆 滿洲民歷蒙古漢曆月令中曆七政共七函 內用印杏黃綾袱裹之

皇太后曆四函

皇叔父攝政王曆 御覽同

左鑲黃旂白旂鑲白旂藍旂各設亭寘曆以次而下

右黃旂紅旂鑲紅旂鑲藍旂設亭寘歷亦如之

鑲黃旂攝政王歷寘亭內

黃旂 空

白旂 空

紅旂 多隆親王歷七本全黃綾袱裹之洛得貝勒歷 滿打海貝子歷胡子公歷各七本紅紙錦封

鑲白旂額兒克親王歷把都郡王歷合札月子歷福
勒合公歷同前

鑲紅旂克聖格郡王歷尼歷月勒歷哈尔出哄公歷
都普古公歷猜嫩公歷熟必公歷

藍旂發奎親王歷伯尚郡王歷蒲樂月勒歷合札月
子歷約樂公歷

各旂固山額真歷左二十几右十二几每三几相連

鑲黃對正黃白對紅鑲白對鑲紅藍對鑲藍第一几

真滿洲中歷民歷七政蒙古四本漢中歷民歷七政

四本黃紙來之又滿洲歷百本次几真滿洲百本又

次几真漢民歷三百本蒙古歷五十本几各官一八

天文生一人异役三八

左諸侯曆智明王歷國親王番王止給蒙古歷百本
繼順公歷共一几

朝前左右各五几各真绵纸民歷三千本
給各衛门民曆并七政歷内三院共五千本七政二
十本兵部各千本七政十七本六科共千二百本七
政十八本都察及各道共千六百本七政二十五本
通政司大理常太僕光禄鴻臚等寺尚寶司國子監
共民歷二百本七政多寡不一五府鑾儀衛各五百
本順天府欽天監各千本太醫院上林苑監四夷館
大興宛平兩縣各百本内院中書科三百本河間保
定真定大名順德廣平永平府各千本七政二本
壬歷注三十事東宮親王同民曆注三十二事壬遁

歷注六十七事係先朝式

回〻西域馬哥之地年號阿剌必異人馬哈麻之所作也其元起于隋開皇十九年己未歲唐志九執志出于西域開元六年詔太史監瞿曇悉達譯之斷自開元二年十一月朔爲歷首謂周天望前曰白博望後曰黑博其算皆以字書不用籌策其術繁碎或幸而中不可以爲法明洪武壬戌十二月授翰林編修馬沙黑馬哈麻勅謂大將入胡都得秘藏之書數十百本乃乾方先聖之書我中國無解其文者聞尔道學本宗深通其理命譯之意即今西洋曆也

僧轉世

烏金王書語人曰　今上益僧轉世也往時廣寧有僧苦行跏趺瞑坐忽開目淚下云又累我一走遂寂是日　今上生

詩刺

御史李成紀巡按江南湎善飲種人改唐詩刺之

去年今日此門中鐵面酕醄相映紅鐵面不知何處去酕醄終日醉春風

敬謹王

癸巳十一月定遠大將軍敬謹親王喪自楚至京郊
因其珠帶珍玩之算古者喪車不入國正寺有進品
無退推唐建寧王倓被誣賜死彭原代宗大曆三年
遣使迎喪彭原既至都門喪輴不動帝謂李泌曰豈
有恨耶卿往祭之輴乃行

婚礼

甲午六月甲戌再立中宮廓爾沁國鎮國公綽爾吉
之女先一日遣告郊廟是日中宮儀仗設于鎮國公
第列黃案二于廳事之中左太和殿設黃案一太和
門外立彩亭二內院官礼部官捧冊寶中道上太和
殿置黃案經眼視畢遣官中出門置之綵亭校尉舁

自太和门出至第前内院官礼部官棒册寳中宫礼
服迎于堂下立各官置册寳于左案宣訖授女官二
人中宫跪授于侍女置中案拜訖登輿入宫前引册
寳鼓吹至協和门儀仗跨侯輿出中道及太和殿之
陛下輿入宫和碩親王以下文武有頂带官以上固
龍公主和碩福晋以下多羅貝勒女多羅格〻轄固
公妻以上公侯伯妻以下固山額真尚書精奇尼哈
番妻以上俱集請　上率多尔机昂邦蝦詣　聖
慈壽恭簡皇太后礼畢還宫少頃出御太和殿樂作
諸王入坐左右前設鹵簿大駕文武有頂带以上官

亦令坐左右涼厰下宴其龍公主福金公侯伯精奇
尼哈番固山額真尚書等官喜宴于　皇太后前又
明日諸王文武百官表賀頒詔天下是日　皇太后
儀仗設如前中宮儀仗列右翼門外入謁禮畢還宮
優賜
辛卯正月　上親政賜和碩親王銀萬兩段百匹多
羅郡王五千金段五十多羅貝勒三千金段三十固
山貝子二千金段二十固倫伯達力勒公及固倫得
愛惜喇〻公等各千金段十固倫公主段四十和碩
格〻段三十多羅格〻段二十多羅貝勒女多羅格

格段十五三等公各百七十兩三等伯各百四十金
三等京奇尼哈方各百二十兩四等阿思哈尼哈方
各百金四等阿達哈〻方各八十金二等拜他喇布
勒哈方并空管梅勒章京等各五十兩金拖沙喇哈方
空管甲喇章京及理事官頭各四十金空管牛鹿章
京并二等蝦副理官三等蝦拖沙拉哈方等官各三
十金專達封冈撥什庫他哈赤哈方步兵甲哈達專
達等官各二十金兩京城內一品官各八十金二品
官各六十金三品各五十金四品各四十金五品各
三十金六品各二十金口外親王各段二百疋郡王

各百疋多羅貝勒段五十疋貝子及嬪各二十五疋
公十三二月加尊昭聖慈壽皇太后徽號和碩親王
滿達亥萬金段二百多羅郡王五千金段百疋多羅
貝勒三千金段六十固山貝子二千金段四十固倫
伯達力勒公各千金段二十固倫得愛惜喇〻公各
七百多羅貝勒女多羅格〻段二十一品公各三百四
十金二品公各三百三十金三品公各三百二十金
一品侯各三百十金二品侯各三百金三品侯各二
百五十金一品伯二百八十金二品伯二百七十金
三品伯二百六十金一品宗哥尼哈方二百五十金

二品京奇尼哈方二百四十金三品京奇尼哈方二
百三十金一品阿思哈方另一拖沙喇哈方二百二
十金二品阿思哈方二百金三品阿思哈方百九十
金品阿達哈〻方另一拖沙喇哈方百八十金一品
阿達哈〻方百七十金二品阿達哈〻方百六十金
三品阿達哈〻方百五十金拜他喇布勒哈方另一
拖沙哈方百四十金拜他喇布勒哈方百三十金拖
沙喇哈方頭等蝦空管甲喇章京等官百二十金空
等牛鹿章京二等蝦空拜他喇布勒哈方等官百金
三等蝦拖沙喇哈方等八十金專達封同撥什庫他

哈〻方等官六十金筆帖式及等帖同品法儀單哈
方物林文金四十八品官金二十兩京城內一品官
百金二品八十金三品六十金四品四十金五品三
十五金六品三十金七品金二十八品金十五九品
十金外省督撫總兵官百金口外親王段二百二十
匹蒙古郡王定南王平南王段百匹有十貝勒段六
十貝子段三十固倫伯達力勒公固倫得麥惜喇哈
公與固倫得麥惜喇哈公同品等人段二十八固山
下在京撥什庫拜牙喇各兵金騎兵四金步兵二金
外兵各一金

八月加尊昭聖慈壽恭簡皇太后徽號賜和碩親王
全七千段百匹多羅郡王全三千五百段五十多羅
貝勒全千七百段二十固山貝子全八百段三十固
倫伯達力勒公全四百段七固倫伯袞惜喇々公全
三百段七內外固倫公主段四十和碩格々段三十
多羅格々段二十多羅貝勒女多羅格々段十五固
山格々段十固倫伯達力勒公女格々段七固倫得
袞惜喇々公女段七　三等京奇尼哈方全百二十三
等哈方全八十二等拜他喇布勒哈方全五十拖沙
喇哈方空管甲喇章京頭等蝦全四十空牛鹿章京

等三等蝦金三十專達封得撥什庫他赤哈哈方專達等官金二十京官一品金八十二品金六十三等品金五十四品金四十五品金三十六品金二十口外蒙古親王段二百郡王段一百

甲午八月例賜約黃段六千四百匹金三十五萬五十有奇時戶部告詘賞未行

張瑄

介休張瑄崇禎戊辰進士 入清官河南道御史綰印內院洪承疇陳名夏並優遇之洪陳有密議必出集省決於他所辛卯以甄別臺員故紐大神面瑄亦預

馬奏定瑄俄外補以遲陳意瑄銜甚遂指其不軌通
上出獄烏金王即下承疇等于臺基廠五日而吏
部尚書固山額真譚拜陰為名貝地另達行在及還
訊置瑄死釋承疇等明年復瑄官(原)追贈太常寺少卿
予其　　官如之

任珎

漢中守將任珍隸平西王吳三桂以逆耿先是通餽
中朝或得其籍大司馬昌平劉餘祐左司馬吉水李
元鼎輩並損焉命下法司向餘祐鞫狀不知所對及
云贄儀二百金承服贄也非賄也詰李氏班役云儀

狀雖具受否則未知也因捞掠及其家僮凡逮者鈇牽三纏或五纏重可二百斤欲步强任之鼻踰四旬骨立垂斃法司請省得釋餘祐亦旬餘瓦解

左右榜

元史皇慶二年始制進士科其制分左右榜兩場第蒙古色目人左榜三場第漢人南人三年一舉不及百人鄉試屬行省如江浙行省解額蒙古五人色目十人南人二十人其匯如此

清朝功臣子弟呈內院試策二道除官乙酉始鄉試丙戌始會試廷試一如 先朝而未及國俗也辛卯

徵元制定鄉試滿洲四十人蒙古四十人合榜烏金超哈四十八烏金超哈即遼人也同漢人合榜初場經義三篇各從本國書壬辰滿洲蒙古始進士各五十人狀元麻勒吉授弘文院修撰令改名氏曰馬中驥

攝政王

庚寅冬攝政王殂于　初攝政王膝創塗以涼青太醫傅胤祖謂其非宜是日圍獵值一虎須尊者射而衆從之時王創甚勉發三矢度不自支退召英王語後事外莫得聞也英王即遣三百騎馳入京大學士剛令知其意立策馬再日夜馳七百里先入京閉九

门編告宗王固山等為備餞三百騎至皆衷甲盡收
誅之英王未知也尋至被出辛卯十月四日死八月
十七日吏部尚書訣太死
辛卯十月傳諭内院曰據諸 王大臣奏称把禿魯王
即英王向來窺視 皇上擾害天下官民素行之事
官民悉知及後墨勒根王 即攝政王身亡之時欲奪
大位糾合兩白旗大臣不從遂密差人約伊子羅勒
調兵迎往羅勒即領兵赴約諸王與大臣知覺舉首
及密問奪位之謀皆真因以請 王與大臣擬把禿魯
王死罪奏奪奉旨云所犯之罪寔重死亦理當但念

係　太祖所生朕心不忍止禁住宅中住其自悔而
已不意多心不改又匿大刀四把諸王與大臣議奏
把禿魯王前罪甚大原應不赦已蒙恩宥養令又向
看守四章京云聞我的一子與巽親王為奴一子與
承澤親王為奴我女孩兒罷了原親另與別人我侍婢
盡配丁等語監中一間房并監门用大木燒此事乃
刑部順承王奏請議罪奉旨令諸王與大臣公議衆
議為前此犯當死罪俱蒙寬宥令復如此寔難存留
合詞具奏奉旨前犯當死罪朕不忍加害令常如此
宥養之計亦窮緣此依從衆議欽此

壬辰三月二十三日諭朕初即位墨勒根王攝政之
音兔公阿代石汗什內布庫冷生機五人背朕
迎合墨勒根王以亂國政其所行事請朕雖明知猶
望此輩改過是以不發前罪豈意輕藐朕躬仍亂國
政朕不能隱忍因將若輩舊罪並發令諸王各大臣
審究○一今兩黃旂衆臣議奏顯親王時公阿代嘗
云這種苗裔不全除滅養之何用這種苗裔是誰八、
哈、什谷二人云除滅之言雖出我等口作何養活
出自于公阿代云見有藍旂例在一初時保護　皇
王六大臣一心盡忠公阿代石汗心懷墨勒根王向

鰲拜索尼云我們一心為主生死與共之誓俱不算了迺追悔鰲尔等俱封貝勒貝子得享富貴鰲拜索尼俱向罪降革又充發索尼于盛京拆毀土翰享堂一石汗冷生機什內庫布不散　皇上侍衛大臣家蝦等往將聖躬送與墨勒根王處又不知何故向鰲拜大罪什內布庫首偎上往反覺嫌段段匹点不知何故一拜音圖公阿代石汗等將久病女於蘊拜出征後再三懇求嫁與蘊拜墨勒根王云你們女配與蘇拜于理不合拜音圖等云我們與此女併我們心全與了終將病女強送竟送于蘊拜家一皇上即位

時把圖魯王厄児刻王聽勸墨勒根王當即大位汝不即位莫非畏兩黃旂大臣我們將不太納汗阿济固山額真曾有言兩黃旂大人皇子即位者有殺人不過數人而已我們親戚們都願王即大位此言墨勒根王曾向我們說過兩黃旂與阿不太阿济有親者不過侯太及尔等更有何人一向時叔鄭親王當對公阿代云皇子即皇位更後何言惟以他人奪去為憂公阿代以此言告墨勒根王故當問罪以非尔等陰謀勸進之故與一墨勒根王五把土把哈納濟養伯陽家令已長成尔等當領回拜音兔公阿代石

汗等云莫説見在遠邊的孩子們即在那邊孩子們還要添送過來連我們身子情願一同報効我們以卑賤之身家蒙陞用勅男子算入八家內從世不敢忘願終身報効竟承領回至羅什鉢兒會正法後始驚懼領回又將 上庫中金茶桶銀二千兩蟒段二匹貂袍貂褂馬二匹玲瓏鞍轡俱全與他以備養育你們謝人養育兒子常以已財備之緣何動庫中之物一送文皇后梓宮歸昭陵時拜音兔公阿代石汗什內布庫尔等為何不親送豈非忘主恩乎 一上避痘塞外時司膳官厄參領衆廚役釣魚止留二人

在膳所　上喚進膳所留二人以膳進厄參至　上
責數之厄參訴于公阿代石汗公阿代石汗不快
上責庇護厄參遂喚進膳二人責云尔等因何不候
厄參鞭進　上膳若潑再如此決不輕恕嘗以此言
恐一　上圍獵時公阿代石汗什內布庫不指引
上由坦路坦路伊三人任意行之上行一路險峻崎
嶇駕前八亥騎馬失足　上步行而下公阿代等三
人從坦路轉至向上云這樣少年不學騎射如此路
徑便下馬步行是辱　上也一又一日圍獵上行一
路至磧沙懸崖之處騎不能下　上遂步公阿代等

等三人不引行坦路反招呼平路獵兵云　皇上下
馬步行爾等俱宜下馬衆遂下馬步行是恥辱上也
一又在圍獵中上方將射一麞什內布庫迎上爭射
一枝大鈚哨箭致近　皇上馬前　上遂免馬而立
鵰莫兔欲取其箭　上云取此箭向誰請說誰與剋
斷止令勿取一墨勒根王曾云如以我爲艱廷以令
上爲太子我何以有此病症索尼贊拜筆意向參差
難以存留遂將索尼拔遣贊拜問罪冷生嫩阿代石
汗議云贊拜八哈不宜留　上左右嘗與奔波郭兒
阿哥不許在上前行走會墨勒根王欲取回索尼云
雖然如此商議大事還讓索尼豈有至今尚不警醒

冷生机云縱取回亦不寔心効力取回亦不中用又
公阿代石汗冷生机等議為免兇革公先皇無故撥
收入黄旂仍令跡把都魯王又公阿代石汗冷生机
向墨勒根云太宗賓天時我等凡事皆隨土賴索尼
而行我等爾懦無為王所素知一墨勒根王既没之
後拜音兔公阿代石汗冷生机尔等曾奏云墨勒根
王下大臣十四員披瀝肝胆来抱 皇上之足當破
格優養不知他們有何披肝瀝胆之處不抱 皇上
足將何往乎尔等既以他們為大功臣又因何不取

他們家私一夏獵時公阿代石汗二人跟隨蝦等身
穿金黃號衣馳射于 皇上之前一什內布庫不奏
皇上以石汗為主向他說知竟自回家石汗又不
轉奏自以為主竟准回家一石汗著直宿之日私自
回家一太宗皇帝時什內布庫即入圍山牛鹿中忽
引蒙古王貝勒等例欲永駐塞外曾將此情奏聞一
內侍大臣妻及蝦妻應侍皇太后皇后皇太后親定
什內布庫妻侍 皇后什內布庫不願適 皇太后
遣蘇墨兒名女人赴公主府什內布庫路遇云我妻
因何侍 皇后這全是尔唆撥的遂將蘇墨兒捶楚

殺死 皇太后寬諱以為墜馬令醫調治三日始愈

一石汗什內布庫因八哈不令該直不該直常川侍

上石汗二人欲議八哈之罪私將大臣併各蝦聚集

索尼門曰今日所議何事是有旨傳集無旨傳集石

汗二人答云無旨是我們傳索尼云俄日墨勒根王

在時哉何任意私為今無旨豈宜私自聚衆議罪聲

言不可衆隨散去 上問冷生机曰頃者諸臣為何

事聚集冷生机詳奏其故 上曰不離朕左右慇勤

竭力之人反欲議罪若曠直躲懶任意私行者將如

之何冷生机姦泄 上言于石汗二人遂寢其事耳

不復言　以上罪款諸王大臣俱已審定一半議云
伊等罪犯重大合該族誅一半議云免修其身家私
籍沒兄弟子姪為民伯陽尔哥養石汗子八士把冶
納墨勒根王在日不送隸　皇上墨勒根王既送連
保身之隸　皇上緣何又作送隸皇上之事既送隸
石汗即當受石汗已時緣何領內庫財物為此將伯
陽革去戰官併牛彔為閒人伯陽母革去和碩革々
原領內庫財物追還審擬具奏奉聖旨朕思拜音免
原係痛惡為之人其罪多被諸弟牽連年已衰邁
姑免死禁錮獄中公阿代石汗什內布庫冷生机等

俱正典刑家私籍沒拜音兔弟男子姪皆免死革去

宗室為民什內布凖子姪亦革職為民伯陽革去職

官併牛彔為閑人伯陽母革去和碩并原領四牛

財物退還著刑部刊刻告示布之天下

删令修史

昭陵之殂故事殉葬攝政王母宜從而不欲也宗室

大臣勒令自盡後修寔錄删令書云自願從死又删

令隸黃旗攝政王隸本旗擇某某氏之因獲罪删分

不受賂弟長奈吏部啟心郎受遺數十萬又弟察不

害善滿書令存

豫王子

攝政王無子以豫王子　為子令之

宿王子

癸巳宿王子　從萬歲山射兔連中雙兔　上大

悅曰我安得生子如爾乎諸臣曰此即　陛下子也

因子之

國議

清朝大事諸王大臣僉事議既定雖至尊無如之何

上嘗諭內院曰卿輩善為之出非易明若其有失朕

雖曲宥不能也

筆帖式

筆帖式專習國書試京外衙門而督撫並有之京
官滿漢各從本書然滿官先得旨施行後漢官奉旨
則事且早定矣漢疏呈至內院仍譯滿書以進下內
院漢人者票擬滿疏呈御即得旨以內院滿人者任
之其大事經諸王大臣處分既定下內院纔更譯漢
書以示諸臣

李雯

華亭李雯舒章甲申中寓燕仕清為中書舍人凡大制
作多出其手少宰陳名夏欲推陞內翰林學士胡統

廑御史張瑞不敢也嗾給事中陰潤劾少宰樹私奪
祿三月受內艱不允奪表後告歸一載即入朝中謁
道卒

招撫

乙酉中府都督僉事謝弘儀招撫廣西加左都督兼
右副都御史翰林侍講孫之獬招撫江西加兵部尚
書兼右副都御史黃熙胤招撫福建恭順侯吳維華
招撫廣東俱自請往以不任免

滿書

癸巳二月十九日　上面試內翰林官通滿洲文義

三人侍讀胡兆龍晉侍講學士編修李霨晉中允兼

院編修檢討莊冏生晉贊善次通可進者十二人

沙澄王紫綬張士甄熙艾元徵員敷九何采韋雲鷺

韋成賢高光夔李廷樞張弘俊仍故秩餘五人未通

曉范正脈張文明朱廷璟成亮劉澤芳調部曹

朝鮮印篆

三月二十五日改鑄朝鮮國王印兼滿漢篆以前止

清篆也

甲午二月朝鮮國王李淏上言順治十年十一月臣

欽奉勅諭朕惟自古帝王必立后以脩內助然皆慎

重遴選使可母儀天下今后乃墨勒根王于朕幼沖
時因親定婚未經選擇自用立之始即與朕志意不
協宮壼參商已歷三載事上御下淑善難期不足仰
承宗廟之重謹于八月二十五日奏聞昭聖慈壽恭
簡皇太后命議事諸王貝勒及大臣內三院九卿詹
事科道等官會議皆以爲是因衆心一同已降爲靜
妃改居側宮諭王知之臣欽此欽遵外與一國臣民
不勝感激謹奉表稱謝者臣淏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伏以恩均內服恒切仰戴之忱事關中闈濫承頒告

之命曷勝鴻感徒積兢惶伏念臣屢保遐基恪遵舊
戾識北拱徧荷孚育之仁澤洽隶漸久沐刑于之化
頃緣坤儀之有爾以致乾斷之克行何意眷待之隆
有此勅諭之典星軺遠降棨固出于尋常雲漢昭回
顏不遠于咫尺自　鴛膺荐被寵光茲蓋伏遇　皇
帝陛下日升月恆春煦秋肅蘭至德于建極善及迩
遐遵聖訓于造端察乎天地菸中誕告亦及微藩臣
敢不稽首拜嘉銘骨圖報隔三千餘里幸際正始之
時頌億萬斯年倍殫倜陽之悃臣無任望天仰聖激
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延生保命丹

通玄教師太常寺卿掌欽天監印務湯若望定延生
保命丹合藥二百六十種之各三斤為丸

試定詞臣

癸巳四月二日上面試諸翰林官君子懷德文一首
回第甲乙無錫鄒忠倚　壬辰狀元桐城何采靈壽傅
維麟錢塘黃機進武昌解州喬廷桂灤州石申桐城
方玄城武斷傅以漸秀水張天植蓋州衛夏敷九黃巖章
成肾萱周魯本榮宗滕州法若真沁水張道湜大興
李奭棠桐城程方朝宜興周啟雋真定梁清寬椒縣
張瑞臨朐馮溥孟津陳爌山陰胡兆龍真定梁清標

大興張永祺仁和卓彝日照安焕高密單若魯通州張士甄蒙陰高珩仁和胡亶祥符王紫綬武進張宸俊武進莊冋生景陵宋杞蓬萊王一驥鉅鹿楊思聖安邱劉正宗孟縣薛所蘊宛平王熙河間左敬祖大名程克鞏即墨藍潤高陽李霨安邑呂崇烈晋江黃志遴萊陽沙澄陽城張尔素濟陽艾元徵桐城王大初掖縣王炳昆滄州呂纘祖宛平章雲鷺鄞縣范廷元夏邑李浩真江寧李廷樞遂平棍天胄登封傅所霖宛平王崇簡商邱李目文安高光夔陽城喬映伍共四十二人內院陳名夏倡之以定去留也鄒忠倚原

首臚故不易朱卷列于前者放外補又不知所由矣

上嘗至內院問李目若試目何罪也對曰滿洲文從滋閱起且寘居第三何罪之有　上為笑得留

學士內直

癸巳冬命國史弘文秘書三院學士各一人內直先是大學士分入大內票擬賜內膳滿人疑權重故分之學士揭閱章奏呈旨仍下內院書紅學士代

馳綸

甲午正月始頒文武諸臣封贈制誥滿洲勳衛殆萬餘人俱不重絲綸第得封贈一官足矣漢官力持之

謂必藉如椽于是內院擇坊局史官十六人分擬自一二品始徵家狀于滿人滿人云若以禮來吾嘗相付蓋亡論先蹟無徵即祖父名多闕其遼人尚通一剌而所潤也制誥兼滿漢書翻譯為難如文制曰仁曰懿曰肅等字俱譯作好武制曰元老曰長子曰文人曰總帥俱譯作總兵以滿字少故不顧文義强相湊泊文或用古人事譯者曰我現在我之稱而拘古人乎頗不色喜

散館

甲午七月望壬辰庶吉士散館烏金超哈三人鑲黃

旂富陽范承謨正白旂廣寧遲煌鑲黃旂廣寧丁思孔俱工卷習滿書漢書三十二人仁和錢甸字侯官薛澄清苑郭棻順德陳彩山陰金鋐吳江王瑯萊陽張瑞徵咸寧崔之瑛長泰葉先登漢陽李昌祚嘉善曹爾堪黃岡汪懋南聞喜楊允寧登封耿介安陸楊詒先遂安方猶鎮江張應彩龍游余洵睢州湯斌閩縣陳子達清澗白乃貞興國盧高俱工卷南昌饒宇栻青城韓庭芑鄱陽史彪古潁州李天煌沁水王紀通州楊士斌滄州呂祖望鄄城熊儕鶴泰州俞鐸新建趙曰冕俱中卷時內院擬定久之始得除授

詞林外錄

詞林除授並由內院甲午春宗王以內院之專議隸吏部院互讓久之竟從始議內院循資移部部具奏

公座

六部各公署不設高座並低几紅毯席地橫長枕滿官至常伏枕處分口授侍郎判事啟心郎位侍郎下能攬一部之權

止蹕

上之東巡滿洲也積忿久矣渠為宗勳所留去歲秋切甲午春覘意欲四月往通玄教師湯若望以象緯

止之而終未撫也至六月戒朝宗懃諭文武各不能
止內自市騾六十頭與三十乘中外嚴裝以俟輜重
日運不休也欽天監湯七月十九日可出遲須八月
上急駕定七月十九日亡何令改擇若望奏八月四
日而七月二十五日內院大學士王永吉金之俊党
從雅於朝中極言利害欲密奏滿人曰待吾輩入告
渠總之可也滿人時奏他事既出永吉等入曰 陛
下謁陵孝思惓切第事有緩急如東南西南告兵民
間飢荒一切兵食若駕出待明年便難收拾故謁陵
事雖明春未晚也即 陛下急行宜二事酌定若何

弭寇若何救荒豈可置而不問乎　上遂入有閒侍
諭曰卿等所言良是第朕心切坐一日不安席如不
謁陵我心不死凡諸事舍朕即卿等大臣任之俟朕
駐來以後所言無有不聽時烏金王亦言之　上曰
朕去後爾即有天下天下可也王曰昔　先皇顧命以聖
躬相託非以天下臣今所言專欲保護聖躬耳萬一
不測奈何　上曰如欲大位者聽爲之耳若再言即
革汝儀衛是月曉罷行中外称慶先是郡縣治馳道
會間日雨亟治亟潰從者苦之通州材官某至自經
朝議佹費百五十萬遂停京官俸三月時都人吳

善天文致叩其占曰帝星不動必不成行果驗　時
擇大學士馮銓王永吉扈行銓備儀從二十八馬四
十匹橐駝八頭永吉方病瘧　上自擇藥付使者以
方賜飲明日又賜藥不知何方也永吉忽飲使者還
報　上曰王某喜否曰喜甚曰內有婦人乎曰無之
上曰座間有婦人乎曰頗有　上笑曰爾回彼婦且
內矣

部院議政

內院中有議政大臣如范文程寗完我不預票擬次
輔俱就正六部事俱議政王口定清初吏部疏上即

自擬旨見允不由內院

內翰林院印

內翰林院印學士胡統虞當軸用之時相不擇收其印改鑄內翰林國史弘文秘書三院印俱屬後相

簡謁

史官朔望例候政府則令厭其煩自一二通謁外俾進職名已併罷之

李應試

李應試住外城馬市為大駔事諸王貝勒等得其權時漢官跡陽萬通肺腑並藉往應試交關請托勢傾

一時壬辰年畝伏誅籍其家得縉紳名札甚多幸

上不問其党潘文學高思敬高三王國楨顧麟李之

棟李秉明劉文登等俱棄市兵科都給事中李運長

叔事應試其姪天鳳称為弟以天鳳子纂冒己子充

官監遂誅運長纂釋運長家屬

鄉試

順天興（鄉）試與外省不同考試官四如甲午試錄內翰

林弘文院學士白色純禮部右侍郎烏黑內國史院

編修范周吳正治前二官以滿洲蒙古人入試也外

簾有龍門官二人散題官二人餘如舊

押字

甲午二月六日　上召陳名夏作一押字便于制書

滿洲翰林

滿洲編修檢討視漢官俱晉一品而于滿人為升以滿官止七品也

俸薪

滿官支俸米不支薪蓋其內外大小家口並登籍另給米放本官所任見識止支俸漢官薪俸具支今甲午停秋冬二俸有以停俸不停薪請支折薪銀以薪傍于俸也如四品官季給三十金俸纔十金耳內院

不許謂満官在正此論薪何得濫也明年給俸不給
薪矣

　籤例

吏部注選掣籤僅有司雜職如朝士外轉例推有正
有稽今亦掣籤矣

　新人

清朝睞附者以遼東為舊人餘為新人新人在京就牛鹿
耳閑牛鹿秩如千戶專戶貂雖畀秩而聽其派撥凡
位居公侯並倪就之猶縣令之轄鄉紳也

　始朝

甲申十月朔　上七歲甫入京越日御殿親王先拜謁餘以次進侍衛雜沓雞鳴鞭鴻臚寺未贊謁也元旦壽節並免賀庚寅正月朔已傳免次從恐傳明日受朝

屢諭

辛卯正月十日諭江寧蘇杭三處織造已有專官遂停滿洲差官并物林人役催督又免陝西織造絨褐省此項錢粮完餉

十一日停臨清燒造城磚永為停止

二十八日皇考麟趾宮大貴妃加號懿靖大貴妃衍

慶宮淑妃加號康惠淑妃
閏二月八日以關稅選差忽三員忽二員今照舊設
二員
九月諭吏部不肖州府縣事文移招詳全憑衙內人
代筆轉換上下與衙役作弊著督撫官嚴行分別有
德有才又通文義為一等不識文字聽信衙役為一
等立刻參奏不得姑留
三十日命故明親王郡王流落者該督撫察其投誠
將伊家口起送京分養其鎮國將軍以下不必起送
報司府中禮部給牒

六月十七日免太和山春秋二季貢符錄黃精等物二十五日諭禮部元年定守明朝諸帝陵寢并祭典惟裁神宗陵令照十一陵例致祭仍設太監陵戶看守八月二十四日免四川貢扇湖廣魚鮓

兵制

滿洲騎兵月餉七兩五錢步兵三兩四錢外騎兵月二兩五錢步兵一兩五錢騎兵止給官馬鞍轡械器自備

耤田

甲午二月望 上始耤田初禮部擬在十日以 皇

太后誕期值八日不使齋戒也
天子三推外以親王五推九卿七推內院不預焉按
先朝親王未之聞亦不陪祀以親王非可以三公例也

范達禮

總督倉場戶部左侍郎瀋陽范達禮相國范文程長
子也甲午夏命專楚粤道出臨清適大水妨檝沿途
索挽至執途之人助之凡千餘人徒步挽縴群力交
奮俄縴斷隨波漂沒者亡算哭声道震

孔有德

甲午六月三日定南王孔有德喪歸京師命三品以上大臣郊迎四五品京官然表次一臺祖諡武壯女四貞今十三歲

袁禮如

祥符袁禮如順治丙戌進士選庶吉士丁亥分校礼闈時總裁大學士瀋陽范文程滿洲剛林祁充格涿州馮銓東寧寧完我商邱宋權禮如當呈卷宋林二守禮如退以硃改二字仍請録宋怒其忤己且考官止用藍筆安得硃也搜得硃一挺即毆出下刑部杖六十除名雖禮如不自慎而宋亦傷于刻急焉宋權天啟乙丑進士

李人龍

滄州李人龍丁亥南宮第一知定遠縣免官當事以大魁捐收之薦補中書舍人乙未三月奏求再廷試如宋梁灝故事按灝登第本少年非耄齡也俗傳繆悠人龍誤矣唐宋應他科仍許進士可援其例

趙維祺

萊陽趙維祺丙戌進士御史巡鹽浙江癸巳還朝十一月八日留客宿趙不攜家止二僮獨寢忽呼仇人刺我竟斷喉死明日事聞終不得其由今家僮論罪人祭

滿洲始事紆殺僇辱神鞭殺遼人代姓氏至數百今
習遂革

興學

滿洲興學倡于范文程始試百四十人入庠歲考有
三等上者賚絹二匹次 又次扑 浙江巡按蕭
起元嘗毆焉
科舉初場止二義尚書廣寧楊方興山陰沈文奎並
解元

遠獵

辛卯十一月 上次水平之三屯營先期郡縣備具

永平别一条直錢八文遠輸費五十文遵安令張自巡飼雞鴨若干而危道苛索至動輙箠自巡焚投繯也駕至倒猴登景忠山險道折旋二十里凡七十二祠：各供娟 上及兩宫御輕輿扒山虎賜山僧五百金

高尔巖

大學士高尔巖有痌疾甲午正月徴發于御前撤出仍不引疾二十九日命回籍調理

漢相內宅

甲午二月二十七日命內院大學士金之俊呂宮等移家皇城東華門內各賜宅一區凡內宅滅棲俱籍兵部給符曰當守以驗出入各照奴大悉報籍者無興

金之俊

癸巳冬十一月金家宰推薦人房之騏許為滿洲尚書朱阿馬又選部中宋 俱削籍金調用甲午二月六日忽命金入內院時龍高爾儼吏部會推薛所蘊胡世安等二人非上所意 上出示意用金戒曰陳名夏為故

圈田

初從遼人圈順天永平保定河間之田凡腴畝華宅

俱占去而其人惰田不甚墾多蕪癸巳水災縣六十萬金遂欲轉圜真定順德廣平大名戶部持之不行

薊撫

薊撫先朝駐遵化今駐河間

大清律

大清律即大明律改名也雖刪令奏定寬出胥吏手如內云依大誥減等蓋明初頒大誥各布政司刊行犯者呈大誥一本服罪欵減一等其後不復納但引大誥溺其旨矣今清朝未嘗作大誥輒引之何也

河決

庚寅九月二十八日河決儀封縣荊隆口衝濟寧壽張等陸郡縣大被其害

甲午塞決口五月四日溺消若干人七月朔消盡

德宗

恭順侯吳繼華總漕淮陽所善揚州福緣庵僧德宗捐萬緡造浮屠嘗問德宗曰素業答曰吾在前家本侍兒嘗叨罰吏至刑罰亂逃山中饑欲死化為狐遂竊異術至萬曆中有狐戀某娼若干年娼感疾符藥不能療其家以訴余適有因緣余諭狐以佛法妖恍然受教收為弟子秘室中寢榻側坐娼而腥臊語人休

咎皆狐導之也辛卯狐辭去語之無驗癸巳德宗被掠死此德宗私告維華者未嘗洩也

孔興燮

甲午正月晦　上生日衍聖公孔興燮來朝年十九善酒有　先朝賜第在　門內迄今丹闔不改

蚌像

戶部主事大興李侍郎爽棠弟權滸墅關嘗出蚌殼大五六寸內一真武像坐椅上右手垂椅左手扶龜蛇承其足黃灵官荷戟瞋目而侍雲氣上繞現四神將各眉目如畫殼背鐫高麗國王進填以金本大內

物落民間以十緡得之視隋文帝始制佛宋範元容
猪鬃畫佛尤奇物化之巧如此 吳縣公先生說

鄒忠倚

無錫鄒忠倚崇禎壬午舉人清朝己丑南省壽壬辰
進士第一授秘書院修撰嘗游錢塘禱于太傅祠夢
太傅授瓜子一握數之得五十四粒覺其故俄家居
外入其頌以瓜子列狀元二字忠倚值之有醒數之
則五十四粟驗癸巳四月 上親定詞臣四十二人
仍第一時呼兩狀元甲午疾甚 上問及者五俄卒
年三十二清朝壬辰滿洲始開科是年術家云天星

無光

巢震林

常州巢震林壬辰舉南宮一百六十二人尋論文体除名乙未赴南宮奏名如前數棲　先朝再舉鄉榜有之再舉會榜則未有也

孫中麟

桐城孫中麟嘗夢神曰若當狀元以世德淺限登第後五日死乙未三月登第果五日死　父總督侍郎晉

全漢蕙

義烏金漢蕙己丑進士任分守廣西右江道右參議駐柳州壬辰七月四日城陷被執八月至桂林九月二十日隨兵衆下十月十六日入衡州十一月二十四日出城三十里被殺事聞贈光祿寺卿蔭子入監

御坐

上嘗幸內院所坐椅他日過之見已封矣欲坐炕上不果恐又封炕也聞在南海子幸輔臣 帳房亦封帳太和殿張淨書御前舞鍾馗四十副每副 上立閱于几或至稷出及上自舞過之矣

游賚

癸巳冬 上幸南海踏月賚四萬緡歲蘜嬰果賚萬

餘金　上服御頗約第用度不貲耳滿人侈麗相尚始青金珠錦備令見以為常矣彩船雖得之賈魚鬚為鞭火浣為布炫異爭奇殊不知何極也

中翰

中書舍人專直內院舊選轉不離本署清朝得轉臺省次之選部曹遂為右秩科貢交薦先禮部選上內院閱其人置書低几上十步外令誦數行驗其聲容目力也間一日試文江西蔡　本瞭日儀日陸注于書得瞭徹預選

馮銓

癸巳涿州次君　氏沒銘旌題誥封一品夫人吉談

大內道轉時元配尚在豈受封先朝竟以次膺新字照

甲午冬　上在南海子嘗謂老子問無欲以觀其妙

有欲以觀其竅對曰無欲即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

謂之中也有欲即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也

乙未正月命畫工至涿州里第圖其母夫人識以墨

題御製

丁耀元

諸城丁耀亢野鶴任容城縣學教諭作青甑樂青甑

笑二劇其青甦樂【北新水令】高名不列薦紳編引有儒林便覽行藏原是隱羈旅號為官瀟洒清閑又休看作風塵下賤【南步步嬌】空堂四壁紅塵遠鎖日把重门掩儉然似遠山風雨綠簾靜把圖書展鳴琴仔細彈歌西猗蘭空谷無人見【北折桂令】老頭巾不受人憐【說甚麼】炎涼冷暖苦辣酸甜到處有酒瓢詩卷龍泉射雷影筆如椽扶世界不用俺登朝上殿挽江河那用俺進表陳言天賜平安平安一任般桓【受清宥】料沒有暮夜黃金論官戲那裏討犯法青錢【南江兒水】把傀儡場戲【看】長安棋局翻見多少掀天揭地興亡

亂白衣蒼狗浮雲变朝更暮改屢搓幻月花酒闹人散夢醒邯鄲繡不上儒门公案北雁兒落帶過得勝令穿一件舊烏青破綢衫吃鈍口淡黄虀閑茶飯白鬍鬚於出个四皓鬍黑皮靴話像个鐘馗判熬不出郭汾陽將相權也沒有伍子胥罰髏劍森嚴明倫堂緊對文宣殿回也麼賢俺是了活壽星長命的老顏淵南慌々令青雲時已落白日夢常閒只當做參禪持戒把雄心煉也何須訪名山骨徃還北收江南呀做張良辟穀去求仙學蘇卿嚥雪并飡氈到如今閒齧三月食無鹽又何用熬煎又他道是不食烟火古猩

婁（南劇林好）對明月星斗爛斑對松影風聲連翩笑用些燈前酒淺得意處竟忘言（又北沽美酒帶過太平令）展平地靜波瀾拖舟楫任長川正好在蘆花岸閑看魚龍罷釣竿似遼陽鶴返帀城郭閱塵寰又何須雕盤美饌又何須錦衣繡幔又何須油車翠幰又何須遺撲曲檻俺呵這的是隨緣遇緣知天樂天（呀）素位中春風無限（清江引）高陽知己何時返濁酒自家勸文章鏡裡花富貴風中絮不知覺的飯牛歌賺去晚（右寒壇樂）

（北新水令）咲學官不是等閑來想八字有前生冤債

才名成一咲命運自家該酸腐形骸又跳不出黌宫

以外南步步嬌三間官著門窓壞瓦漏將泥盖東西各兩

齋座塌墻歪有个官兒在少恭人無柴好一似孔仲

尼獨自游陳蔡北折桂令明倫堂沒甚麼排只一个懸

鐘破鼓四壁塵埃并沒有排衙皂快扶大畫卯放告檯

牌有狀个冷秀才打影下拜有我个老門斗少襪無

鞋破面枯槐古碣荒苔本像个野寺頭陀又多了行

香送考瘦馬空街南江兒水逢節令門生到見青錢

紙裹來料不如揚州十萬腰纏快買燒刀只辦的黃

虀菜買豆腐只拌的青鹽揌常惹的師娘見怪他道

夫貴妻榮全不見紫袍金帶北雁兒落帶得勝令遇又逢着容城縣

水滸有氣突眾门生逃散他州外只望着春秋祭大開齋又誰知鄉飲酒仍停待地俸薪銀去開眾工食從何派說甚麼高才何處把文章賣說甚麼雄懷何時將笑眼開奇哉老先生錯把青天怪癡也該騃漢指望受飢寒熱出為語來南僊令才名多不遇壯士命常乖只見豬髮蒼蒼朱顏改為甚的走風塵困驽駘又北收江南呀猜算官星八座與三台論文章李杜和鄒枚自身小風雷寶劍竟塵埋到如今去開困鹽車不見一人哀南園林好陞縣令歲月耽捱轉國學進部求差妄想中許多境界酬饑眼鼓空腮又北沽美酒帶過太平令山鳥倦盼蓬萊雲出

岫囷烟霞現放着青山在茅屋疏籬竹樹栽訪詩朋酒儕烹茗筆坐松崖命狐舟長江一派駕藍輿青林一帶任陰晴風濤澗湃任炎涼浮雲艸芥（作艸也）不羨州才縣才嵩臺柏台　听老學官不消把黄粱夢覺江清引功名困頓真苦海悞把儒冠戴風波世路難日落光陰快早學了蹉來去彭澤宰　右青瓊笑

神祇

上嘗問天地一也何以天曰神地曰祇俱無對

貂裘

甲午正月晦　上生日　先後三日禮部傳貂裘否則

狐裘夫貧仕薄宦免于飢寒幸矣一旦比華津膴不亦難乎聞　上御玄狐裘直三千金諸臣玄裘最下者千金

蜀試

四川開科始辛卯解額七十一人主司住保寧寓試宮舉子二百餘人時有亭溪之警主司急于竣事二三場併日

讓行牌

閘河舟阻且候啟閘故官舫總河廠給讓行牌以先使客然　先朝初置閘放舟論先後不論官民也

褒忠

工科給事中張　請卹先朝甲申殉難諸臣孟兆祥孟章明凌義渠申嘉胤陳純德張慶臻劉文炳衛時春許直報可歲祭于九月十七日

禁良為倡

壬辰禁買良為倡以亂後良家子被掠流落樂籍故有是命限價得贖都下稱快

鄭芝龍

南安伯鄭芝龍在閩跋扈無人臣禮丙戌洪內院遣書諭降七閩風靡大將軍孛羅禮提加等將入朝芝

龍曰吾子森受海上將來不靖且需我前往諭之而北孛羅以他應折刀為誓同入京賜宅一區以鑲黃旂固山額真劉之源領之封同安侯芝龍欵海盜稍通舶資珍玩不肯結納背帳人得其權子森本同安諸生逃海上先是芝龍元娶　氏走日本納　氏甚有姿色生森清兵入閩森母避一祠中被污死森根甚鑄金為母像如生沉香為牀五色珠寶為簾奇南為案供以珊瑚樹若干尺碧玉盆盛之壅以金屑森一名成功隆武初改名賜國姓居安海城〻距同安縣七十里雄据海上百餘艘有廈門島距安海

峙可一程望若咫尺凡渡海者必自安海而舟則皆鄭氏也成功窟于廈門積貲如山在安海者為芝龍後母王氏亦有才略順治辛卯正月成功販米于高州分巡副使黃澍固利其貲瞰其往粵說巡撫張學聖襲廈門同總兵馬得功以兵往向舟于王氏王氏不知所出亦惟命聽發王氏犒師甚威抵廈門廈門之人以我舟也不之備俄登峙殺掠盡備其貲舟運半月不絕惟窖金不及發學聖澍先還成功聞變亟反則馬得功大恐適舟未至參將某求濟于王氏否則引劍自刎王氏不得已又渡得功脫于禍成功修

怨二月末犯漳州以毋像不存消他物易致耳乞還其像而像為謝守鎔兮無以應矣芝龍聞其事作書致總督御史金礪都督同知馬進寶遣人以遺成功成功報書略曰數年以來兒未一有吾父我父不聽兒言致有今日雖欲一掃祖宗墳墓其可得乎兒本無他志株守海上賊臣黃澍勾連撫臣張學聖鎮臣馬得功乘兒遠出陰行劫掠運我黃金八十萬銀百萬云云我是以有漳州之師有如朝廷欲撫我捐福建廣東之地俾有司輸賦列為外藩可也若其不爾有

兵數十萬云云我父已誤兒豈容再誤芝龍謂書以聞于是詔遣學聖等三人至下法司已請成功未檢而先罪此三人是為成功報怨也因釋三人癸巳許成功以漳泉潮惠之租俾有司給之加官寧海大將軍封海澄公遣學士張 以勅印往至縣不迎怒至安海城宅前列甲交叉詔使俯出叉下升其堂有頃成功策馬至門叉閉矣見詔于堂一仰手而去牙校捧詔入延宴詔使如禮甲午詔成功自決去就成功上書稱男稱國家末云惟英明裁斷施行字大如拇指無人臣禮所寄父書字尤大朝議猶欲縻之再遣詔使終不拜十月告警乙未二月命卹芝龍籍錄其

家弟芝豹適至併下請室前許其少子　往詒成功

至蘇州亦遠入

宋獻策

永城宋獻策青卜長安市上久矣逼李自成拜國師導入京師自成敗滿洲人重其術隸旂下出入騎從甚都

造命

旂下人多不記生辰日者屈某値其人來問就十指推算輒曰尔父披皮襖日所生也或曰尔乞脫皮袄

日所生也因示月日觸得其肯

人市

順承門內大街騾馬市牛市羊市又有人市旂下婦女欲售者裁馬牙人或引至其家遍閱憑天之罔狗斯人也

誥勅

乙未十月朔內院畫派諸翰林擬滿洲誥勅凡誥勅擬文俱內院題定閱別推補令直自派不以聞也先是修兩朝寔錄題定纂修官後閱即自令某索筆誥勅一品官限十二句二品官十句三官品八句々各四字不得用故寔或用麒麟圖滿洲人不擇曰翁

歎比我耶

欽奏

凡部院司寺事須欽奏者堂官輪對晨候內前駕晚出得命多未刻早則午刻夜還著人吏候久多散徃往延緩

唐通

明季涇陽唐通封定西侯在昌平降李自成守保德州谷等九州縣自成敗從清賜誥印勑掛陝西事畢入京代子五月敘功隸正黃旂正欽居恪書左墨勒根王下尋辭侯收印勑

卹刑

甲午六月初命刑曹各省卹刑既得遣過辭內院以其徒蠲謂議不已出於寢其行又聞樞密疏俗諭事決不可成其疏宜從亦票該部知道

恩詔

自恩詔下公車封事多云推廣聖恩滿人多不擇謂恩不自我乃緣上旨耶滿人見臺省建白云彼小吏所言事使欲我輩奉行半每事嘗相左

王一品

王一品巡撫廣西畏警托疾免歸長安久之覬代浙

極叢起元甲午

更代 王耆陪推不用十月忽得廣西之命大非所望

難於辭謝求吏科都給事中 朱徵前嘗劾及賂求

再劾朱拒之自來外多不應吏科給事中 陳嘉猷

由明經王氏家幹 某強許金一鎰銀千兩嘉猷謂隣

痘某封即疏竢十日家幹還報一品家幹須三日內

否者死汝家幹度事亟許于法司命速一品等嘉猷

之賂待疏後寔来納也獄成一品論死嘉猷從寧古

塔寧宮塔者滿洲之極界也地荒寒非人居魚以為

粮草以為衣嘉猷行時同媳挈公一子三 奴一僦車

刑部前父母並七十餘㨂惻路人隕涕

重禁

國法禁隱匿逃人如犯者家從滿洲籍其產給告訐者隣右十家論如之令甲久下莫敢輕雁而隸在旂下多挫捐不堪逃者歷三萬餘人諸王及大臣患之德州諸生李輝嘗買幼女九歲已其父元旂從以李氏富可脅也屢脅之不為動甲午告訐其事下法司先後契勘甚明為白之獄上宗王議曾堅欲坐李輝若弛之是助逃而空我滿人也命再訊酷搒論李輝徙寗古塔以罪產給告訐者因嚴其令申飭中外先

是督捕兵部侍郎魏琯于正月上章寬恤恩賚議
者避之至是諸王及大臣追理疏謂同鄉故先為釋
地并罪琯從滿洲館三分取長次析爨僅免以少于
從一時都人慄慄五城御史令各坊按閱具牒難朝
紳不問也中外官能發奸紀錄弛則論罪雖督撫轄
數千里之人有犯罪如之時山東河南畿輔游鐵流
人儒業分下之日各守令恐貽累驅還本貫所過村
市菴觀廬株及毋敢留夕啼號露宿雖相接也朝紳
閒之搢紳噤戒乙未正月許中外文武臣條奏求言
雖切無一關諱兵部左給事中高密李裀極言其事

免官許宗王諸大臣議扶五十終不能撲仍洪滿洲
按南齋建元元年都下外雜目多奸盜上欲立什伍
家家以相檢括王儉諫曰京師翼翼四方是湊必也
持符于理既煩事成不嬾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為京
師乃止按元衆征元師府道路險阻崖石錯立盛夏
水活乃可行舟冬則以犬駕杷行冰上地無禾黍以
魚代食見黃文憲語集中令寧宮塔即其處也

陳名夏

溧陽陳名夏少時夢有僧引至一處云子爵崇名顯
第四十九年一場春夢可出家毋自墮落即寤語同

學某某後為僧寓金壇嘗欲游燕請中峰達觀蓮池
三大師語錄入藏經嘗名其〻書云尚未向何時云
倏陳名夏作相陳時年二十一也崇禎癸酉名夏舉
南榜癸未禮闈第一廷對第二授翰林編修甲申二
月言事並户兵科都給事中大被委任國變後南奔
時南朝方治逆黨且踪捕七月自僕被從長興合
溪嶺別項堤走寧國道困憩一涼亭依石柱假寐夢
二人相語夢某日見一大青人令其期也要所得大
貴人乎其人一行一止名夏恍聽越告止者曰你欲
見貴人乎曰此曰即我也述姓名爵里今求隱踪其

人徽人也携于家匿之窨僅供饘粥又走衢之龍游匿衣雅儒所已既端則走處州王山中於太姥山值桐城方以智得贈金航海入閩而豫章而楚自武昌出麻城黃州宿三日歷商城固始又折而西潁州上睢州渡河經大名同年編修成克鞏方被召留其家則十一月也篤北山之北克鞏以告保定巡撫王文奎文奎名語大善之稱盟爲于朝明年正月拜修撰尋超拜吏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賜貂裘鞍馬已晉尚書入內院攝政王甚任之强力敢任辛卯夏坐罪幸得解復職是冬又坐罪壬辰正月隸正黃旗正黃

旂者　天子之親軍也知國族例目故携以行濶
復相北八隐忌而無以發癸巳四月甄別詞林
齣出其意時給千五百兩治宅皇城内時議用師西
南求出鎮不允以洪承疇往甲午正月從督陝西關
又欲往不果蓋避衆忌而　上待之殊厚雖甯完我
馮銓同位不相能者銓獲罪廷訊折之曰老先生毋
多言其諭旨出名夏前名夏譴諭出完我各隐械以
候二月甯進議政大臣議者為名夏危之　上嘗出
先朝冠服示内院衆稱善寧嘗之也三月朔甯列名
夏十二罪謂服後冠服改詔旨縱子通賄等事明日午

刻　上自訊名夏抗辯不屈遂日徧召諸臣名夏來知其故忽　上臨內院侍臣讀昨日奏名夏即條對　上殊怒即欲辯何不待宣詔也遂令九卿聰于左闕門諸臣環坐名夏跪對完我叱之逮遠班役二人蒼頭二人名夏遊宿直舍又明日復訊初王崇簡編修張天植例外補二月內院題復秩不許天植嘗謂完我完我謂陳氏外若天植　日某貸溧陽百金未償欲銜我令償至五百金見完我奏中因憎天植不承是夜兩人同候直舍詰朝又訊　上自登午門樓望之諸臣各詰名夏詞不屈刑科右給事中懷寧劉餘謨

御史陳汞彝為申理 上適見名餘謨登摠詰之 上
怒其亢奪戢是日釋天植出名旻于吏部之藤花廳
至十日諸王及大臣訊于內殿明日復訊又明日中
刻有旨促者挾之馬上何往曰门上名旻謂收繫也
曰以鉄索來使者曰否〻名旻知不測焉上顧其容
柳生曰我色竟不動也過天主堂前值湯若望班役
呼之曰汝主在否曰出曰我行矣废此後不復相見
我直含笑任之耳至宣武门内靈官庙弓絃绞死臨
禍並無一言隨舁置门外靈官庙三日許其家薄殯
厝城南名旻故善索尼伯時適外出死之夕索尼伯

至戌日乘其外也名覓年五十四視四十九年果癸
境矣名覓手氣龍游好為名高有志任濟性鋭慮疎
雖多推薦人不見德在吏部時推賢滿人稍執論亦
不能展布其力所得曰我任之其力所不能得曰吾
意無少私也其身類如此語人輒露微旨如植花木
曰向南者終佳所推轂南人甚衆取悉於北安邱劉
正宗同在吏部名覓以詞林後進凌其上益胥怨相
同馮銓薦梁清遠范文程薦黃志遴甯完我薦法若
真（若真）不報餘以次遷為呂宮且超拜政府矣甲午二月
選中翰十八人內院分閱甯完我取三卷及互閱名

夏俱梂去或婉為寬解名夏勃然曰文字我豈不識
也完我手滿人負文望憾益剌肯不決句雖作是月
名夏乞還家有墓　上以機務殷繁不之許命携家
入京蓋旂下例不得隸名夏或為人所賣而上亦未
知隸旂之累也　王炳袞外轉　督糧參政
別名夏名夏曰寺如君而外之良詘行內召矣毋寧
也廷訊時名夏云不見一人不受一錢劉正宗訶曰
若不見一人何見王炳袞槩語也名夏手挾臣年少
蹤跡流涉色背馳捕之簿錄其家田九百畝銀七百
全挾臣遠至名夏已不幸　上心知其冤宥死杖四

十流滿洲名夏睬孫氏隸京師睬其田相而完我別摘名夏南党四十一人錄御前捎 上不問朝士始帖席矣是冬 上在南海子語馮銓曰陳名夏多讀書問古今事了了即所未見書能舉其名銓曰陳某于舉業似所長餘亦易見 上不應徐曰陳名夏終任自是銓不復有言又名夏癸未北上道山東旅次方苦疫隣夕見疫鬼走避云狀元至矣旅主娟達明日舉家踵謝

修省

乙未正月望日諭諸王大臣曰昔皇考上賓朕方五

歲正幼沖不知辭讓當時諸王大臣推戴紹嗣丕基
及定鼎京師奄有四海於時墨勒根王攝政朕惟拱
手以承祭祀凡天下國家之事朕既不預亦未有人
向朕言者於滿兵之艱辛人民之疾苦原不得知自
親政以來五年於茲雖心勞思以求料理夙夜祗懼
不敢荒寧日望諸王大臣以嘉謀嘉猷入告匡救其
失而輔其不逮乃疆圉未靖水旱頻仍吏治惰汙民
生憔悴錢糧侵欠兵食不充教化未孚綱紀不立保
邦制治之道迄未得其要領朕思諸王皆親見祖宗
創業之艱難年來闢地綏民之不易必有良策以裨

治安而未見有直言得失者豈朕聽之不聰而虛懷納諫有未盡歟何相率而默默也以天下之大政務之繁責治一人而弗圖廣益朕雖涼德獨不念祖宗培養之恩乎察其存心為奉命議事則將順而行居則緘口榮身試孰思之天下不平富貴能長保乎以後凡養兵愛民興利除害有關政治者居則深思進則敷奏各抒忠藎以慰朕懷至于常事諸臣因仍積弊僅以簿書為務不肯精神思發掌担大事發正言以圖匡濟國計民生將何賴焉內外大小各官專為身謀罔念官守容容充位望缺希遷富貴是圖恩怨

不化真心為國殆鮮其人前御史吳達謂滿朝大小官員盡皆擁腫朕以為出言太過由今觀之似不誣矣自今以後務要痛加省改有官守者必盡其職有言我者必盡其言弼德塞違期臻平治君臣上下俱有令聞豈不美哉時 上指壽在諸王而涿州屬等謂並責漢官庇免偏罰且吳達原疏專于漢官 上從之

星異

壬辰九月二十六日金星晝見

甲午十一月 日金土水木四星聚于箕

詔使

庚寅頒詔每省二人徧歷各郡騷擾請托捆載而歸都人謠曰恩詔紛紛下差滚滚來京師無一事黄紙騙人財

甲午頒詔每省一人令省會開詔不旁及順天鴻臚寺少卿大興李時秀江南中書舍人寧應朱先庭鳳陽内院中書舍人遵化汪之洙浙江行人溧水李蔚欽天監博士劉蘊德江西國子監助教漢陽范克識福建行人鄞縣黄家鼐湖廣行人長山李之熙偏沅行人餘姚鄔景從鄖陽欽天監掌乘南澧行人常熟王澧廣東國子博士清苑趙光河南中書舍人太康王

輔運山東中書舍人安平郭金鉉山西上林苑監丞元城陳沃心陝西四譯館典務孫希賢廣西內院中書舍人休寧吳鶴祥四川中書舍人江寧徐提廷鋐行人息縣曹琪寧夏欽天監副劉有慶甘肅舍人山陽韓興

御製

甲午冬駕駐南海子大學士馮銓導之注述於是纂勸善要言纂範行恆言纂內政輯要纂資政要覽纂順治大訓注太上感應篇注唐詩五七言俱稱御製云

臣聞人子有善必歸父母即服御飲食之微猶必先意承顏恪共弗懈用能廣庭闈之和昭孝慈之順錫格言要道足以愉志揚休者罔敢不育翼翼之誠期一得以奉推心也故曰泰山雖高不讓土壤河海雖大不棄細流蓋善取諸人而自益於己事徵於古而適符於今擇焉而匯其精語焉而致其詳是亦觀摩之助也我　皇考太宗文皇帝光大太宗武皇帝鴻業踵承謨烈貽于沖子惟我　聖母昭聖慈壽恭簡安懿皇太后存仁積德內襄隆治以端教化之原具間靖無美而不備無微而不彰巨細畢采肅雍合度

啟佑後人斯為至矣 臣 復求懿訓用纘丕基雖備物致養莫殫其涓埃彌常仰窺我 皇太后聖德高深無他玩好而獨嗜圖史每于裹詰鞠三致意焉 臣 萬幾之暇備覽群籍觀古后妃嘉言懿行史冊昭著足協睿慮者因採彙成書加以詠釋引伸大義名曰內政輯要凡二十篇敬備觀覽以我 皇太后徽音默朗既已垂範宮闈而 臣 猶惓惓以斯編為獻者良以見我 聖母數言制行罔不脗合前賢立極作則希于頤養之餘時賜披閱知古今之所媲美原無加于聖母之懿矩第臚其條目核其事蹟無煩尋繹芳軌

昭世如前代之列女傳內訓諸書庶茲上娛樂善之懷下俾來者得所儀式使凡司內政者勿以崇高忘其戒懼勿以富貴忘其勤儉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微而弗杜循禮而動靜得其所宜好學而言必行可以為法如此則我國家無疆之祚皆自 聖母開之而臣亦得藉以擴區區之忱云爾皇帝臣○○謹序

進內政輯要表

子皇帝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璇宮毓化靜語六字之基彤管生輝煥發千秋之色情殷尺岳意切自恒恭惟 聖母 昭聖慈壽恭簡安懿皇太

后陛下博厚配天安貞應地贊襄　皇考創垂風雨之中佑啟沖人繼述山河之緒勤修先乎四海儉德式于萬方心愛子以及民教自家而型國椒闈蘭殿念稼穡之艱難白鏹朱提拯拯郊圻之疾苦動而秉禮遹秫坤順之師安以敦仁允建母儀之極誠風瑞懿範至德雖名乃益懋于徽音為善最樂　臣服膺訓誨篤意詩書研慮說心時與學而有獲嘉言懿行思齊志以承權搜金匱之圖書裒石渠之紀傳事關內教道切壺儀爰輯芳規恭呈睿覽伏願洞覽今古默擴中和琬琰可收佑圖書于乙夜

松柏斯茂介眉壽于萬年 臣 不勝激切屏營之至謹
以纂成內政輯要二十篇併序隨表上進以聞
順治十二年三月二十日予皇帝 臣 ○○謹上表
勸善要言後序內翰林弘文大學士資政大夫圖海
資政要覽後序光祿大夫太保兼太子太傅內翰林
國史院大學士党崇雅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
內翰林國史院大學士金之俊太子太保內翰林弘
文院大學士資政大夫蔣赫德太子太保內翰林秘
書大學士通奉大夫成克鞏太子太保內翰林弘文
院大學士呂宮太子太保內翰林秘書院大學士奉

政大夫傅以漸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內翰林弘文院
大學士陳之遴內翰林國史院大學士通議大夫王
永吉翰林弘文院學士承德郎麻勒吉禮部右侍郎
兼內翰林秘書院學士儒林郎胡兆龍內翰林弘文
院學士張玄錫內翰林秘書院學士文林郎李霨內
翰林弘文院侍讀學士折庫納翰林秘書院侍讀學
士方拱乾國子監祭酒文林郎馮溥司經局洗馬董
內翰林國史院修撰徵仕郎王熙內翰林國史院編
修宋之繩各一篇
按歷代修書俱儒臣奉勅從事表進列同事銜名今

總裁副總裁纂修等如唐太宗勅修晉書親撰王羲之　諸傳則稱御製餘則史臣之任令概稱御製瑣採雜採非所以重天章而尊宸翰也溯之往古並未一見御製書序始宋神宗之于資治通鑑明朝實錄凡勅修之書列御製序冠其首不及大臣毋敢耦也　世宗游西苑閣臣翟鑾李時等和上詩命諸臣序其後僅一見嘉靖時魏忠賢竊柄修三朝要典閣臣黃立極馮銓施鳳來各序其後此出逆豎意不足言也今自内院外一人一序何其濫也且人臣見君如大學士等秩曰官大夫郎曰階々者朝班之次也

故官階相等有初授再授加授之分俱就本品中論之今學士侍郎並三品官若學士而階承德郎則朝班當下同五品侍郎而階儒林郎則朝班當下同六品似非所安若退敘原御蓋乖典制此或有新條容竢詳訂

賣鬼

南陽宗定伯夜行遇鬼同詣宛市鬼化為羊定伯輒賣之時語曰南陽宗定伯賣鬼得錢千五百買者得羊將還繫之明旦止見繩在宜春張自烈尔公作賣鬼行

樂經

順治十年二月四日太子太傅工部尚書棠邑張鳳翔上礼經十七卷樂經二卷疏曰礼記一書纂自漢儒為礼經義疏非古初經之出孔壁中皆蝌蚪文字謂之儀礼宋儒朱熹寔始尊為古礼本經先魏文侯時有竇公者年百八十歲来献古樂經奏其書乃太史樂章也鳳翔自序曰周礼大司樂周公所手著也漢初魏竇公献古樂經其文與大司樂合而學士大夫率沿為礼家言無專學也古學僅存于戴礼至程子始尊信表章而古者由學入道之大法乃始朔以

存古樂經亡而周公所著經僅存於世觀大備于成
周而樂其可知也愚竊取程子之意乃敢表而出之
常熟錢謙益序曰元儒吳幼清駁大司樂一章則曰
考昊天有成命之詩郊祀天地是天地無分祭之文
考般之詩望祀四岳河海是四望與山川無異祭之
文考之詩禘祖而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母是妣與祖
亦無分祭之文考周頌之詩其言作樂未聞而序之
之說亦未聞用歷代之樂以分祀之礼此其不足信
又曰祭祀合樂之際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並用

而祀天止用黃鍾大呂雲门則又各自為用不得謂
之大全樂矣既曰六樂文之以五声播之以八音並
六樂之作五声八音並用之矣而于下則礼天神地
祇示人鬼於五声皆止用其四于八音皆止用其三声
音不備樂何自而作舞之作樂自近及遠先格祖考
次格鳳皇百獸今乃自遠以及近一变致羽物及川
澤之等神物至九变而後及人鬼舞樂所以感物者
又未嘗以其樂感某物以某樂感某神何獨感周之
樂不然乎愚按元始中之議祭礼曰周官天地之祀
樂有別有合其合樂曰大合樂祀天神祭地示祭四
望祭山川享先妣先考此天地合祀以祖妣配者也

其別樂曰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樂六変則天神皆降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樂八変則地示皆出此其各特祀者也樂有別有合以祀之有合有特也周礼未嘗專言分祀未天天諸詩何悖乎漢世経誼各有師説元始之議皆應古法必以許莽之建置而訟之則固矣

竇公者故魏文侯樂工也年百八十歳来献書召見问父何為曰樂具對言臣年十三失明父母哀其不能業衆技教鼓琴遂為瞽師问父年高豈有術延年乎服餌乎對曰學餌引無服餌奏其書乃周礼大司樂章也

鉄斛

明初中外各倉各領鉄斛為式令通州部使所收斛加于外一米六合户部京斛又贏六合

馬杌

往時文職四品以下上馬以杌一人繩之二人鞭之清朝不以杌竟躍馬自鞭南人頗苦之

後湖冊

南京後湖貯各郡縣户口田粮冊有明除始計一百七十萬本有奇清朝止存萬曆間及崇禎五年者餘皆廢或造甲點大药云令議鬻其緡謂可得四萬緡

以每本重四五斤之直銀八分

鑾儀衛

宋江鄰幾雜志陳執中館伴遼使問隨行鑾儀司緣何有此名不能對或云隋大業中鑾集于供帳庫此遂

兵餉

清朝馬兵月支銀二兩米三倉斗步兵月支銀一兩五錢米三倉斗馬春冬月支草乾銀一兩二錢秋夏月支草乾銀六錢大同府志

恭順侯

崇禎癸未八月恭順侯吳維英長子希斌明年死于寇維英弟維華諸生也首迎攝政王許襲原爵維華以兄女字時相剛林之弟常鼐得總督漕運坐贓免剛林伏法常鼐閑住

兵禍

壬辰漳州受圍城中百姓才餘一二百第宅萬間率门户洞開此一二百人指溝中白骨歷歷數其生前姓字告人又城危急時有士人率妻子閉户一慟而卒隣舍兒竊煮食之見腸中纍纍皆紙絮隣舍兒亦廢箸自絕

王秉乾

臨川王聚乾天啟丁卯貢士居王家洲崇禎末土人譊神術嘯聚以逞乙酉九月請于鎮守總兵金声桓以兵從其牙將鄧國本敗沒國本故粮儲道書佐也声桓怒再兵徙土人殲焉又疑聚乾陷我殺之以祭國本

新樂縣南関題壁

妾本淮上弱質僻陋而無心戊子遭兵燹滿之狂文夫以我北去壬辰復挾我南征過此偶遇之子時衡之間情溢于震氣出于蘭嗚呼此誰氏之美也嗟

予薄命感而賦此

北去南來空自猜邊愁為瘠幾時休妾心最苦深天

子自將單于不敢來

造次相逢若相私目成那復畏人知胸中歷歷不能

事可得對床說與伊

榕城任氏

榕城任氏柳州別駕某孫女丁亥年十八豫章余真卿宦閩綦而娶之在中閩多所匡益余下鄉捕全縣之民至反戈劇焉追獲九人踝着將殺之氏詢其由告以故氏徐徐曰愚氓無知見捕之急以自救耳乞少原之余拂衣起曰吾儕中其不幸不死何得相寬

氏脫簪歛衽曰君惠我南國弘解網之德此菩提種子也君何吝一推赤子余頗然之碩如其髮何氏曰此易耳下之獄令陰剃之可活也余如其言明日廷訊則已剃矣云懼死互相剃也俱得宥明年氏卒于蘇州舟中宥異徵

狂婢

辛卯慶雲縣城南三里村婢病瘍不相容斥外乞食數日忽作狂言多驗遠近流聞稍就問之家中有田生素未識婢忽道其姓名里居且曰子昧矣數日人耳田生倉皇去果數日沒又云某河月日河大上四

縣將為魚又驗

逋伎

揚州伎某者假母之虐逸出短衣辮髮偽男子也可善少年匿之田莊有富人子戲之其父以訴司理武備緒被笞自首服故倡也年二十一司理恕其妖誘獎于杖下

鬬牛

金華近例正月鄉人買犍牛各赴場相角決勝負至群毆不能禁

本彰

上嘗問詞臣如岑彭外姓者古今幾人皆無對按漢季汝南太守岑晊唐宰相岑文本嘉州岑參明田州府土知府思明府土知府俱岑氏云漢岑彭之後

胡寅呂祖謙

胡致堂先生寅明仲宣和中進士靖康初拜秘書省校書郎遷司門員外郎京城陷脫去建炎三年起駕部郎擢起居郎上萬言書乞便郡就養改徽猷閣待制知邵州辭改集賢殿修撰復以待制改知嚴州又知永州尋除禮部侍郎兼侍講直學士外艱終徽猷

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後責泉州團練副使新
州安置秦檜時始復其官
五峰先生 宏仁仲 紹興初上書不仕
陳繹金罌子胡致堂康侯弟之子也初生其弟以多
男欲不舉時康侯未子而康侯夫人取而子之既長
俾自絕于本生不為心喪止服世父之服致堂遵行
之致堂本生母沒亦不解官持服斐然集中有與秦
丞相書言之甚悉為右 正言章厦所劾謫置新州蓋
檜意也致堂每讀史亦惓惓發明為人後者義不得
復顧其私親蓋期以自見而不悟康侯自有子其為

人後者雖為其父母期而心表必終三年蓋情之所
不能違而亦礼之所許者曾大儒君子不辨此晋
荀羣婦陶其弟喬娟亡子乞羣小息率于孩抱字
之及暮喬妾張生子纂驃騎將軍顧榮謂曰喬已有
男宜便率還羣亡率漸長向喬乞還表于朝母陶復
有詞從之初意致堂宜率比不然與為人後亦可耶
金華呂祖謙伯恭尚書右丞好問之孫蔭補入官後
舉進士復中博學弘詞科調宗學教授艱去起太學
博士檢討官輪對勸孝宗留意聖學及恢復大事名
試館職外艱起主管台州崇道觀尋除祕書郎國史

院編修寔録院檢討官徽宗寔録成進秩面對又編宋文鑑除直秘閣主管武夷山冲祐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不就改主管亳州明道宫卒年五十四學者称東萊先生

順治甲午駕幸内院問詞臣以致堂東萊二人何官並無對者故攷而録之

浮萍兎絲

宣城施閏章使廣西經岳州有李將軍言其部兵嘗掠人妻既數年携之南征值其故夫一見慟絶問其夫已納新婦則兵之故妻也四人皆大笑各反其妻

而去施為作浮萍兔絲篇浮萍寄洪波飄飄東復西兔絲罥喬柯嫋嫋復離披兔絲斷有日浮萍合有時浮萍語兔絲厚薄安可知健兒東南征馬上傾城姿輕羅作障面彷彿生光儀故夫從旁窺拭目驚且疑長跪問健兒毋乃賤子妻賤子分已斷買婦商山陲但願一相見永訣從此辭相見肝腸絕健兒心亦悲自云亦有婦商山生別離我戍十餘年載不知從阿誰尔婦既吾鄉便可會路岐寧知商山婦復向健兒歸本執君箕帚棄我忽若遺黃雀從烏飛比翼長參差雄飛占新巢雌伏思舊枝兩雄相顧詫各自還其雌

雌雄一時合双泪沾裳衣

淇竹

衛輝淇县多竹撫政王煎竹瀝札課民煎每巨竹可瀝十斤後疑其偽令民輸竹于京以風日所暴僅煎六斤淇之人苦于役費甚矣

禱雨

献县李正華守松江癸巳夏旱五月六日正華步禱城隍庙誓神前曰吾與神俱有地方之責今旱災如此穀種不入土是無民也無民而吾與神亦何顔而立其上乎謹與神約所五日不雨者吾當積薪于庙

廷中自焚也罪寔在吾于民何仇焉越三日以事至
藴臺至十三日始反即至西庚禱如初明午果積薪
廷中來舉火俄見雲靉、漸蔽雨下如注徹夜四郊
俱洽初士民聞積薪自焚之説謂虚語耳至是雨澍
無不駭服昔戴封張壽皆以禱旱無應積火自焚火
起而雨大至觀于今日信有其事

薦舉

乙未正月詔京官三品以上薦中外官可任劇郡者
時遼人白登明守太倉治行最著吳駿公先生具言
其狀少詹事宋梅麓因薦諸朝輿論謂其無私

乙未礼闈

乙未礼闈主考官少保兼太子太保内翰林國史院大學士額色黑礼部左侍郎恩國泰典滿洲蒙古試少保兼太子太保内翰林院國史大學士金之俊禮部右侍郎内翰林秘書院學士胡兆龍典漢試及烏金超哈併東粤藩生試滿洲蒙古榜胥勤等五十人另為録漢士及烏金超哈併藩生榜秦鉞等三百八十五人又一録是科礼垣議南巻十中其一而江西最少僅七人物議籍籍于是金之俊等奏請巻貯于順天府許貢士赴閲限六日内不得領回前此未之

聞也時修內政輯要禮部請題今考官內翰林秘書院侍講吳偉業等先是正月二十九日名偉業及侍講學士方拱乾國史院編修宋之繩赴南海子纂修遂改命編修張永祺汪燎南曹尔堪陳彩張應桂金鋐皆壬辰進士非例也榜發馬元濟劉芳躅並奏名元濟涿州相國子芳躅尚書餘祐子又兆龍內弟也吾邑楊雍建以館胡氏寘第三

聖訓

太祖太宗聖訓纂修官內翰林院侍讀學士王無咎國史院侍學士楊思聖秘書院侍講學士方拱乾左

庶子兼内秘翰林 秘書院侍讀卓彝右庶子兼内翰林弘文院侍讀周啟雋國史院侍讀黃機秘書院侍讀吳偉業左中允兼秘書院編修左敬祖弘文院編修馬燁曾熊伯龍右中允兼秘書院編修曹本榮國史院編修宋之繩各月給餐錢八兩四閏月中輟

御試詞臣

九月四日御試詹翰四十八人先是秘書弘文國史三院學士各一人直内院預票擬而内翰林弘文院學士馬迩吉滿洲人壬辰進士第一性敏辨通經史大義善圖書日侍顧問促膝造對最被眷注禮部右

侍郎兼內秘書院學士胡兆龍教善之又同教習庶吉士益相勸逐日入禁中同議机密雖內院不如也既御試庶吉士兆龍因以及詹翰令馬迩吉口奏從之是日試於午門內表一疏一判一表爲上親征朝鮮大捷國王率其臣民歸降群臣賀表崇德二年時中書傳錄侍講吳偉業表其略曰維亦朝鮮之僻壤寔田箕子之舊封土田附庸參野疆于周索詩書風俗本文起自湯孫藉商王有道之長爲君子不死之國自衛滿居秦空地虎踞真番右渠誘漢亡人煽張浿水蔺兼下盧龍之甲楊僕浮渤海之舡在元狩之

三年置樂浪者四郡雖称彼属尚羈縻新室以易印而開慕容則分疆而争長洎乎大業遂擾東陲疲徵師徒驛騷征討莫除癬疥徒潰腹心繼以貞觀之真人佐之英公之宿將攻城不拔振旅而歸即肯仁貴之先登從權魏徵之必諫此固恃險△句肩阻強未服倔強于山海之間逃遁在沃沮之內者也亦蓋伏遇云念我國家新造之日正值疆埸多故之秋糾繹長戈侵牟近境幸喜鴿鵲閑之戰大破鵝鶉陣之軍若更乘勝窮追因粮築壘何難進驅平壤直搗王京乃猶信彼行人賜之手詔修我睦鄰之誼寬其事大

之識蓋孟津八百之朝不遺彭濮葵丘九合之會忍
擿江黃庶其子孫守芥盟好孰意嬌虔不順狙詐多
虞蹠梁百濟之區僭越扶餘之長蟄身日黑漫阻洪
濤魚眼波紅韓修戰艦徒甘言以縻我雞串面以相
涖用是赫然加諸蕞尒影率中黃之士親占太白之
符鼓震十三山盛聞鞠旅營連八百里誰逆顏行帳
下拔大食之刀鍔文龍崔軍前策渥洼之產汗血騂
騮嗟哉合市之人徒享兩城之樂烏鵲則散魚爛而
亡摘峴懸車肯信位宮之走免黃岩東馬亨容依廬通
誅毋丘儉沸流之勝方之蔑如蘇定方浿水之功遠

過之矣于馬馬韓表胆辰國驚魂力盡而盖蘇乞降竄則高元來手大傳薩反接于城下莫爲支稽顙于轅門繫頸先馬自請灰釘坦瘦牽羊甘投鼎鑊我皇神武不殺寬大有容退舍而許之平解縛而赦其罪方授黃鉞遣令收軍勿剪朱蒙俾無廢祀頤利之城八門不驚雞帶方邑萬户爭迓壺漿洗兵馬普述之津梁今睞命刻日月丸都之石予寔親征龍笙狼筆咸成內府之珍屈紵折巾俱陪上都之宴慕華樓賜醵合樂來賓院解甲休戈豈僅紙呈側理修降表于同文扇獻凉昭布王風于下國而已哉云云明日内院

及學士閱定以進語敘其甲乙有差秘書院檢討清
苑郭棻國史院侍講滦州石申國史院編修吳縣范
周左中允兼弘文院編修桐城方玄成秘書院侍講
學士方拱乾弘文院編修大興張永祺國子祭酒臨
朐馮溥右諭德兼弘文院修撰宛平王熙秘書院編
修嘉善曹爾堪國史院編修華亭沈荃國史院侍讀
學士鉅鹿楊思聖國史院編修溧陽宋之繩秘書院
侍講太倉吳偉業秘書院檢討興國盧高國史院檢
討睢州湯斌右贊善兼秘書院檢討鄞縣范廷元左
贊善兼弘文院檢討海豐王清弘文院檢討商州崔

之瑛國史院侍讀錢塘黃机秘書院侍讀宛平李昌垣少詹事兼內翰林侍講學士晉江黃志遴弘文院檢討永寧白乃貞右中允兼國史院編修桐城何采國史院檢討龍游余恂弘文院編修漢陽熊伯龍國史院編修武進諸豫少詹事兼內翰林國史院侍講學士義烏朱之錫秘書院檢討登封耿介編修順德陳彩國史院侍講學士河內楊運昌弘文院侍講學士襄陽沙澄右中允兼國史院編修掖縣王舜年檢討壽州鄧旭弘文院侍讀即墨藍潤右贊善兼國史檢討任丘李孝儀古秘書編修山陰　左贊善兼秘

書院檢討通州張士甄弘文院檢討聞喜楊永寧弘文院侍讀學士孟津王無咎詹事兼內翰林秘書院侍讀學士孟津陳爌弘文院編修平湖馬燁曾秘書院檢討江寧徐必遠國史院檢討金壇于朋舉左庶子兼內翰林秘書院侍讀仁和卓彝弘文院檢討吳縣王緦國子司業萊陽姜元衡右中允兼秘書院編修黃岡曾本榮左中允兼秘書院編修河間左敬祖初御試之命同諭甄別各部院寺司官漢三品以上聽親定須才堪治民者朝士知其指人人疑畏及詞臣品定或以問范龍恐後別有處分范龍曰今無陳

百史雖此事俱相信以為然亡何傳諭翰林官曰簡擢中秘習知法度令用人孔亟必得文行兼優者以學問為經濟庶能飭法惠民助登上理朕親行裁定陳爌黃志遴王無咎楊思聖藍潤王舜年范周馬燁曾沈荃陳敳徐必遠于朋舉王熙耿介崔之英湯斌盧嵩皆品行清端才猷瞻裕信任既久圖報必殷著各照外轉應得銜陞一級用遇缺即補各官必須矢忠勤興利除弊副朕圖治安民至意又諭吏部曰朕用人圖治日望海內昇平必內外官員咸得其人乃能勝任卿與科道等官皆朕素所信任今親行

裁定畱落（户部右侍郎錢法）李士焜（工部侍郎）左孫廷忠（左副都御史）

劉令譽（通政使）潘朝選（太常寺卿）王舍光（太僕少卿）許宸（通政司左參議）

桑芸（光禄寺丞）周体觀（吏科左給事中）趙進美（禮科左給事中）劉健（兵科左給事中）

宋牧民（户科右給事中）周曾發（禮科右給事中）劉文雋（吏科給事中）張王

治（刑科右給事中）晉淑軾（工科右給事中）李文煌（吏科給事中）杜湙（禮科給事中）

武攀龍（刑科給事中）劉達杜采（俱御史）俱才優經濟堪任養

民者各照行轉應得職銜陞一級用遇缺即補各官

澄清吏治綏輯民生副朕慎簡數治至意諭出諸臣

多錯愕廢事三人去其二俱同年也礼科五人去其

二先是兆龍王礼闈物議藉々故最惡礼科而于朋

舉之拔劉芳躅亦能即薦內廷遣侍兒謝之同考官
俱知其事也范同去秋典京闈令又以請託論併
出之亦無私也亦能素善志遂過慰之曰鄙情紛紛
此後惟折一條弓絃耳昔唐侍御史竇群語王叔文
曰去歲李實怙恩挾貴氣蓋一時公當此時逡巡路
旁乃江南一吏耳今公一旦復據其地安知路旁無
如公者乎嘗有斯言亦能皆日路旁不知作幾許躑
躅也

顧仁

先是壬辰撤各道巡使滿人意以巡使掣其肘也乙

來春諸人不自閔力營伏斧而瞻臺尤糖中外協計
費巨萬于是仁和姜國南得兩淮蓋州王泉乾得長
蘆錦州祖建明得兩浙淮陰朱紱得河東廣寧劉東
政得河西袁乾景兀甚口臺中悼之獨不預貴巡鹽
既復回議巡方滿人不以為然而總憲請之頗力于
是滿人議各部理事官及諸曹參用所用 理事官周
卜世張所養鍾有鳴王懋文選御史遼東高氏聰真
定張純熙曲阜孔徹機合肥王綱丹徒笪重光顧仁
寶應朱克簡壽州劉允謙上元葉舟錢塘翁祖望凡
選十人而南人七北人三 又南人江南得 其六浙江

得其一他省不猶焉時論不平謂冢宰王鉄山總憲
龔孝升私江南副院曹秋壑私浙也既命下名至太
和殿諭曰巡按已停止因此官繫重吏治貪廉生民
利病皆由此上達故復遣爾等往巡省直朕即倚為
耳目爾等當体朕意潔己率屬奠安民生若不法受
賄負朕委任不拘要任但得銀一錢一兩定行處死
又召至左翼閣諭曰爾等初或持廉善及差滿迴日
多婪取衣物爾等若蹈此弊初時虛声俱置不問必
照貪例處分丹徒顧仁順治　進士授寶慶推官
時盜熾舉家被掠或閔之釋回秋滿遷刑部主事奉

臺命拜巡按順天監察御史勅內不用舊役不見過客從京署胥吏舊吏十九詔以為常法無可禁故時會稽章晃給事京署既自免以從子之奏代猶名晃也前臺按某嫖之改章之晃之晃更在吏部文選司給役見顧仁受命求從行執不許雖總憲龔孝升為言不能得而蕭山胥繩烈與仁同年同刑曹繩烈故與章奏有連奏託之行二百金仁未嘗收繩烈故遺詒奏曰渠已收矣尚猶之乎見少也且引章奏謂仁仁無如之何仁出京奏絆于銓司未之從也云何仁

行部謂章之冤虛列名書佐以其家固安檄宗之奏特銓司咨都察院索本司書辦章奏令安在仁見郎咨謂此人縱橫莫可制疏奏其猾猜隨下固安令鄭奏于家令過唆每三日點候又臺中主書即章奏兄冒他姓仁不知也仁意欲死之主書密報奏急出亡走良鄉欲縊于傳舍同寓則〔淇〕尚方司之私人也勸其入京投尚方司太監于十月十九日刎頸扣閽訴願仁悖旨婪賄陷害不辜上大怒即遣緹騎八人往逮之立下縛烈于刑部兩家各遣人圍守十一月即朔仁逮至明日廷訊問何以杖章奏也曰以替役問何不下順天府而下真定府也曰本處人不便發問章奏

前役奏曰隸按院仁嫖其倨杖四十檄固安縣錮于
里又問仁何不發保定河間而遠發真定也特欲殺
章奏滅口耳又問尔書役俱新半舊半曰未盡知孰
新孰舊問餘人未知何獨知章奏也仁不能對時併
逮役六人皆貂與人舊役遥問有三人諱曰新餘皆
畏搒改口矣縄烈望風吐欵仁再夾瀕死不承但云
嘗見五十金上謂見即真矣始免搒明日諸王會訊
仁論磔縄烈坐斬法司議如之至八日改仁斬籍其
家妻子没入官縄烈論絞尋有旨在官亟論枉法不
枉法自十兩以上死吏一兩者死又詰顧本何衛門

開送何衙門考准何衙門官取中命內大臣鰲拜把
圖魯索尼大學士巴哈納金之俊成克鞏同六科密
奏則刑部尚書劉昌侍郎王尔祿開送左都御史龔
鼎孳左副都御史曹溶考准吏部尚書王永吉取中
也各回奏久之降級有差顧仁死媍周氏給配回子
某舉朝惕息而胥吏人意自得章奏家頗富亦半破
其產寓旗下不復出相傳上欲授五品官明年二月
上召至南海子出值顧仁求免忽嘔血抵舍死
教習武進士
乙未教習武進士多裏机昂邦公遏必騰頸等蝦馬

尔吉哈進士加授二品服俸寧遠于國柱三品服俸高密單登龍上元范明道四品服俸餘姚邵一仁山陰張其毓宣府胡君德京山曾以信山陰劉燧長治馬之迅龍驤衛徽應緣寧遠劉秉仁涇陽樊英金吾左衛劉世明魏昱張可久神武左衛徽正鎮榆林白文燦鄞城孔弘憲德平王宇泰商邱姚典永平周彝餘姚楊映斌大興張靖胡師龍

通鑑全書

丙申正月七日諭內三院朕惟紀一朝之得失原有史書欲百代之是非厥惟通鑑顧筆削互異論斷相衡卷牒雖多得中尚寡何以昭垂永久號稱全書朕

亦欲將諸家所纂廣加裒集删繁考異訂為一編名曰通鑑全書時命巴哈納額色黑劉正宗傅以漸為總裁官張長庚于代麻勒吉鏗泰折庫訥胡兆龍張玄錫李霨白胤謙為副總裁官岳素朱之錫卞素傾楊熙范承謨路陽杭琦王世功圖巴海方拱乾何采王熙張士甄范廷元熊伯龍諸豫張永祺曹尔堪全銘方玄成楊永寧為纂修官白布等為謄錄官朱臣等為收掌官卿等受茲委任須精勤蒐討公慎參詳務使古來政治盛衰人才善惡昭明畫一以副朕致

治垂憲之意特諭披宋初三館藏書八萬卷司馬君實盡攜以自隨又殫十九年之力劉恕范祖禹佐之始成資治通鑑採摭極博法戒極確今全書之名則司馬氏僅半豹矣涿州盧學熙聽往哲別繁改異不知吏采何書也

藏不入倭

魯藩駐舟山時求日本兵不應僧湛微嘗航海知倭重佛藏經遂說阮進曰若得蜀檀佛三尊藏經全部倭兵可立援也進信之若無藏經普陀山僧焰祥以萬曆間賜普陀寺藏經在進善之奏請柔遠魯藩報

可遣炤祥湛微賫經往湛微称國師自號金獅子普陀住持炤中等率三十七人執言不可湛微知之進遣兵邀殺諸僧于沈家门不值進怒諸僧椽餙而晝夜哀籲而免經去不二日颶風大作吹還沙岸凡壞二十餘艘諸舟見經船大光無數又二龍繚繞衆雖驚疑畏阮進不敢停也十月朔又揚帆將抵日本忽黑雲四布巨浪澎湃海水盡赤大魚如舟環前後不得進長年大懼望空哀禱乞送還山寺隨風飄蕩一晝夜望見普陀湛微炤祥懼甚舟泊林门不敢往亦不敢歸是夕阮進忽病狂妻陶氏素持齋謂褻經之

故進司奏遂經山寺魯藩從之有旨覽奏知道藏之
舉誤由妖僧幸勅書來開無損國體先生不必引罪

藏經既遷書寫又加諭勅略曰予也祖述　高皇
憲章列祖雖曰盧家不造豈敢遂至愆忘況禹穴遙
臨行宮在望洛迦渡口遠離梱身南朝四百八十寺
荆棒烟雨淒迷無代關山百二重禾黍故宮誰托乃
得瀕險之屢安鉅非法王之立祐何物瘋羊傳自號
金獅子霸天作晚妖霧橫冲不思西渡流沙求回真
諦反欲東行大海妄法要荒竟致巨浪拍天神魚鼓
鬣乘黃爲之稽首天風拖以西歸經不重翻再睹龍

帙曾須特勅增加護持五大樓藏不入倭宋時惠鍔請像不入今又不入亦異矣藏經在普陀不過白紙黑紙字使入倭國亦不過白紙黑字有何分別一不徃倭夷中國皆不作白紙黑字觀矣

覩見大士

壬辰五月十八日寧波府經歷內邱喬鉢游普洛迦山越三日晨礼梵音洞、在普陀東北隅盡山峽石隙也舊傳大士示現皆在潮音長可二十步高可三四丈橫峽中疊石隙中窺之為壇容數人又直橫一石凡稱示現者皆在壇上于石隙中窺之鉢初不信

礼拜畢注目久累于洞中彷彿似将軍而不真良久忽洞畔露弥勒半面耳鼻目顴宛具心異之閉目良久再視如故後閉目自忖曰此必吾意中有佛菩薩想故作此像乃專意作龍虎想良久再視如故又良久于弥勒旁作二老人像飄轉而退弥勒忽露全面漸隐入洞乃現大士像袒胸披幅與人间肖像無以異端間自在、烟雲縹緲中目屢瞬終不易覩鉢亦自疑遂礼拜從者數人皆環睹移晷乃滅鉢自記曰理之所必無事之所必有亦不能不令人作離經畔道思也

劉餘祐題碧雲寺

劉尚書餘祐甲午再過碧雲寺憶前度時甲戌也題辟曰憶別山靈二十秋朱霞依舊繞纡樓流来但覺声々咽寫出興亡一段悲

妓詩

當恨相對暫不如交深意合最兩相視默々獨遥冷傑士功名淡無忘恩義深粧成對孤鏡不語泪沾襟問君今夕去幾日又来臨猶寄從良夢神魂逐故鄉

喪礼

清朝礼制悉仿先朝如喪服百官並依會典行事會

典仍舊刻未嘗另梓而諸臣封事輒引會典亦誤矣馮銓家京師于天壇北鑿池蓄朱魚亭臺鼎立母獨留涿州乙未年九十三春二月疾篤告賤省半道訃至銓方修書結寵陰謀起復故疏枳訃溫旨諄切識者知為起復地也已諭復起銓再辭其詞泛語人曰清朝不以服表為重奈何迨百日銓入朝未嘗遣使也亦未召見入內院修書匝月始同諸輔旅見則上意可知矣冬月顧仁事作按其私籍有公莫二百金

上又聞他事面責銓褫其所賜貂裘時寒甚另給一裘謂為朵換皮銓惶恐謝罪按漢時居官者寬未

嘗行表礼薛宣後母死弟修去官持服宣謂修三年
喪少能行者由是兄弟不和翟方進母死既葬三十
六日起視事自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
之制今日諸事臣皆服喪銓獨否先是家楨陳名夏嘗
起復故銓效之也　上稔知周延儒之奸貪謂明亡
于延儒馮銓少年要延儒從女故頗為解　上不以
為然嘗問延儒有子翰林今安在銓詭曰庶吉士周
奕封非延儒子也時奕封予告乙未秋奕封還朝俄
除知縣唐敬宗時鄭涵等定制舉人　上謂宰相曰韋
瑞符楊魯士皆涉物議宜與外官乃授白水城周韋

宰相請其罪名不報今矣封左丞來即 上意亦承
州望旨外之也

白鷹

乙未高麗獻白鷹极驍蒼鴞也似鷹而白高麗固產
白鷹諒不與蒼鴞等

都督府

各鎮總兵官俱銜都督同知或僉事而都督繫銜以
先朝設五軍都督府也今不設都督府則各鎮繫銜
無謂矣當事特未之思耳

伶人

上不善迺所徵諸伶各名試人賜段二匹銀三十金同閣人寓直　上嘗服翼善冠衮袍眼鏡問諸閣各稱善上亦曰善又改滿帽眼鏡訖即手擲滿飾于地居常廣袖皂靴從漢制焉

滿洲

西洋曆法節氣不同各省推算首朝鮮而盛京次之滿洲不與焉以滿洲即盛京也

魚缸

乙未冬江西景德鎮燒造魚缸其式圓數丈先朝嘗燒之火力終不透竟無成而止

避疹

乙未冬十一月中宮出疹　上避南海子惜薪司日運炭以往十二月命惜薪司環公署五十丈居八九面光者亡論男女大小俱逐出

文景元

三水文景元崇禎庚午貢士順治甲午秋以友人三原温　守杭州南游又往金華江行值風舟覆溺焉景元素持準提齋呪溺時忽見準提神在上口不受漂瞬息間漂十五里落一深潭潮激而上　又恍見準提神終不沒得漁人救免　王文宣說

金剛經靈應

總督張存仁鎮杭州嘗刑人劉子連刀砉然如金石又運刀仍有聲其人無少傷走白存仁亦駭異謂其人必白蓮妖術也曰不習妖術又問爾何陰德其人自省無所有總督曰汝曾修齋誦佛乎曰某月誦金剛極虔餘日錦裹以藏總督命縛因馳騎至其家取所誦經果來錦啟之則經卷三截刀跡儼在也因宥其人得活

物怪

王鐸微時距所居八里民家豕作人言休咎鐸同族

先孝廉某往來言若有所避此尚書後縣官以為妖
命除之
清江浦楊鑑川牙客也家頗殷既沒見夢其子于某
家為花牛其子留肆善飼之今存

石獸

臨清以南運河築閘〻左右鐵石獸虎首鱗身四足
五爪蓋天吳之類也以厭水怪

硝

河間東昌近海之地晨起凝白如霜土人曰硝煎之
為硝蓋鹽之餘也

桑

燕齊間樹桑僅〻特来連畝桑葉遲于南土其飼蠶亦密室不生火清豐縣蠶事特盛

腹子

蓼莪之詩曰顧我復我出入腹我北人抱子解衣置腹古人所咏未始虛

吳中龍

順治辛卯貢士湖廣吳中龍十三藉旗下

張書乘曰崇禎科福建貢士黃　　年十二其小試論天下文章莫大于是周介生選刻中

漢人僕妾

契丹舊法得漢人皆僕妾役之仕宦而顯者咏見其主如舊礼殺漢人而以牛馬償之弗誅也迨蕭氏乃始從漢人益北居而以契丹奚渤海之民雜處幽薊殺漢人者如殺人之罪觀于今日似未大異

定水帶

正陽门外曰窮市蓋窶人子以瑣雜坐售僅一席地衣冠不徃焉有古鉄條長三尺許横二寸有奇形若草帶其中半虛而外銹澁而背俱隱釘如鼓不甚可辨特此欲售數十錢精識不顧俄高麗使客三四人旁睨良久問其價主人漫應曰五百錢使客立探錢

如數主人疑焉詭曰此吾鄰家寄售公等且去容吾
向之少頃使客復來主人曰向者所售君吾鄰家云
五金使客又如其數主人益疑之即曰公等誤矣吾
輩市語舉其大數五金蓋五十金也使客曰款如命
然不得更悔耳主人意此廢鐵重得五十金一失此
亟為售者遂予之因問使客此何物而公等重購之
也幸以告我使客曰告子易耳請立約而後可一市
人大以為異羣勸立約使客遺其副持帶去々且遠
始告曰此定水帶也神禹治水九州作九帶此其一

價累巨萬則問何所貴也曰吾航海々水鹵不可飲帶挍之立洌經歲不病没故貴耳市人好事者隨至會同館没苦水石餘挍盬數斤揉及之濁甚帶入之水沸涌作魚眼數十少頃飲之極甘洌之衆嘆服而去人云國變時得之舊闔則先朝大內物也錢塘詹鍾玉曰自受故以來天府珍異流散人間泯々無聲聞者何可勝數獨是帶為高麗使客所賞故蜩增聲價十倍不脛而走海外物之顯晦固自有時至言為神為四千年物似屬不經獨能使醎水使淡良驗使客亦具眼哉聞後雖過窮市必無易視之

荳漿術

鄱肆中以荳屑雜少米煑之如薄糜最哺一二甌最

補元神